

楔子

唐少威燃起一根菸，层层的热雾缭绕着坐在公园石椅上的自己，而公园里孩子们的嘻笑声则紧紧揪着他的心，这是他最近迷上的嗜好。年纪越大，越觉得有小孩子环绕在身边真是件幸福的事。

他的眼光温柔地胶着在几个踢球的男孩身上，如果被他的部属看见，肯定会吓一大跳，因为唐少威不是属于温柔那一类的男人，虽然他实在英俊得无懈可击，而三十多岁的年龄更完美的呈现出他成熟稳重的气质，无疑的，他有绝对致命的吸引力，连公园中推着婴儿车的妇人也露出欣赏的眼光，频频将车推过他的面前。

此时，一颗球滚到他的脚边，他捡起了球，本想顺手丢回去，却震慑地看向走过来的小男孩，即使玩得灰头土脸，汗流浹背，却不掩一张漂亮的脸孔，那双灵黠大眼睛宣示未来他必将风靡无数女孩，最特别的是他的长相酷似一个故人，即使性别不同，却不可思议的相似。

“叔叔，把球还我。”小男孩望向唐少威，不解他的发呆。

唐少威回过神来，把球交给小男孩，并且做了一个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动作，他居然很自然地拿出手帕，为小男孩擦汗，对这个小男孩，他竟兴起爱怜之心。

“谢谢叔叔，你好高喔！”小男孩张着大眼，抬头吃力地看着唐少威。

唐少威蹲下来，半笑半责怪地对着小男孩说：“妈妈没告诉你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说话吗？小心碰到坏人。”小男孩偏头一想，又笑开了。“你不是坏人，你帮我擦汗呢！”唐少威觉得小男孩的回答既天真又好笑，正准备再说什么，却被一群声音打断。

“小虎，快过来啦！你还要不要玩？”小虎应了一声，回头很有礼貌的鞠躬。“叔叔再见。”说完即飞奔而去，小小的身影像精灵般跳动着。

唐少威直觉的喜欢这个小男孩，却万万想不到，这个小男孩将是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宝贝。那张相似的脸孔没有使他继续去追问原因，于是一段波折重重的爱情从这里开始展开……

第一章

裴星优雅地走入吧台，为自己调了杯‘玛格丽特’，环视店里的客人，感觉到他们都很安适的享受‘回家’的气氛，这才放心地啜了口手中的饮料。

星期三的店里客人不比往常多，倒是有几个常来的熟面孔，习惯性蛰伏在固定的一隅，品尝夜的风姿。裴星是不常与他们打交道的，即使是看到熟的人，她也是淡淡的招呼，她常觉得，属于生命中的热情早就消褪，为了弥补自己态度上的不足，星期三的‘回家’总是填满了红玫瑰，代替她热情地对所有踏进门来的客人微笑。

有时她很欣赏魏蓝的明亮与灿烂，总是很快地与店里的客人相熟，听听他们在工作上的挫折，也谈谈对生命中的期待与热情。或者像水莲，常常

为客人分担他们心中的忧愁，不论是感情或家庭问题。

“她们真是温柔。”裴星真的这样认为。

韩镇宇很专心地看着吧台的女主人，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三的晚上，他都不由自主地走进这家店，当初是听同事盛传公司附近有一家非常特别的餐厅，于是他在某个星期三踏入“回家”。

突然间，他瞥到坐在吧台高椅上的女人，正在翻阅手上的书，一派的优雅与不经心。

“好漂亮！”韩镇宇不禁在心中低呼一声。说漂亮实在不足以形容她给他带来的震撼，她是美丽的，非比寻常的美丽。五官精致而完美，黑亮的发松松的系成长辫，柔顺地贴在胸前，身上无袖酒红套装不但将她美好的身材展现无遗，更与满室馨香的红玫瑰相映成趣，韩镇宇不觉看痴了。

整顿晚餐，他的视线不时停留在那个美丽的女人身上。她有时调酒，熟练的动作显得经验十足；有时她为客人端上一组茶具，从容的装茶叶、倒水、温壶，轻声地请客人慢用。不过，大部分的时间她都可以做着自己的事，包括去书柜整理已经很整齐的书，或是在沙发上悠闲地喝茶。

于是，韩镇宇成为“回家”的常客，他总是忘不掉那朵“红玫瑰”。韩镇宇总是这样叫她——红玫瑰，因为他每次见到她都是一袭红衣。红色，穿在别人身上也许俗气，可在她身上却适合极了。

有时，韩镇宇会坐到吧台，喝杯浓烈的伏特加，试着与这朵红玫瑰交谈，不过她总是维持着淡淡的情绪，不冷漠，但是疏远，使得他有深深的挫败感。他发现红玫瑰与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了，在她美丽而精致的脸庞背后似乎有着一丝沧桑，这使她比“回家”其它的女主人显得更加成熟。微陇的眉宇是她常有的小动作，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伤神的事，韩镇宇真的很想了解她。

今天，他鼓起勇气，笔直地走向吧台。

“我要一杯跟你一样的。”他对着红玫瑰说道。

裴星看着来人，露出淡淡的笑意，动手再调一杯“玛格利特”。这个人来了好几次了，笔挺的西装与吹得一丝不苟的头发，就像是这繁忙东区所有的上班族一样，然而鼻梁上的金边眼镜却使他比别人多了一分温文儒雅的气质。

“唉！”裴星在心里轻叹一声，他试图与她“搭讪”好几次了，裴星总兴趣缺缺，可是开门做生意，自己的态度是不是严厉了些呢？想到此，她脸上的线条温柔了些，轻轻地把酒递给他。

“一杯跟我一样的‘玛格利特’。这跟你平常喝的伏特加浓度差很多，希望你习惯。”裴星浅浅笑道。

韩镇宇不可置信地看着她，她居然注意到他平常喝的酒，原来在淡淡的客气中，犹隐藏着她不曾表现的细心。刚刚，红玫瑰的笑容好美，嘴角若隐若现的梨窝使她显得有些孩子气，也是第一次，他知道什么感觉叫做“怦然心动”。

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裴星觉得他的表情很好笑。难道我的笑容是一种恩宠？“你笑起来很亲切。”其实韩镇宇是想说“你的笑容足以使冰块融化。”可是这种话太肉麻，虽然是实情也不能乱说。

“亲切？”裴星失笑，原来她的笑容亲切呢，这还是头一遭听过这样的

形容词。

她只记得有人说她的笑容媚惑，眼媚，唇也媚。想到这里，她下意识地摇摇头，告诉自己不可以再想下去了。

“是啊！就是亲切，平常你比较像寒星，一颗一颗挂在天上的那种寒星。”
“所以我真不是一个好老板，给客人这么差的印象。”裴星有点无奈，原来满室的玫瑰仍没达到她欲弥补的热情。

韩镇宇急忙摇头。“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裴星不在意的挥挥手。
“没关系，别紧张。”她随意啜了口饮料。

其实她的脾气挺好，或者说，她在生活中在意的事并不多，只是一派的淡然。

大起大落的心情起伏已经离她很远了。

然后，两人愉快地聊着天，裴星知道他是汽车公司的业务经理，从跑客户辛苦做起，终于拚到这个职位，现在业务有手下的营业员跑，他只需负责统筹经营。看的出来，他对自己相当满意。

韩镇宇是个健谈的人，惹得裴星说出比平常多出几倍的话，多么轻松愉快的一晚啊。

末了，裴星意识到时间的流逝，笑着催促镇宇。“时间不早了，你该走了。”韩镇宇看了下手表，凌晨一点多，但他仍有不舍之意。

“三点才打烊吧！”他记得营业时间是晚上六点到凌晨三点。

裴星不置可否。“您要待着我也不介意，失陪了。”裴星无所谓的说着，而后跳下高椅，起身往厨房走去。

韩镇宇清楚的感觉到，红玫瑰又恢复一贯的冷淡与客气。她，怎么可能变得那么快？“等一下。”他急急叫住即将消失的她。“我叫韩镇宇，乡镇的镇，宇宙的字，你呢？”裴星停下脚步。“原来不管聊得多愉快，名字才是最重要的。”她抬头望着窗外。“我叫裴星。”台北的夜空是没有星星的，真可惜，她随即望向韩镇宇。“是天上的星星。”

“我是裴星，您好。”裴星俐落地拿起话筒，手边仍不停的对校稿作最后的审视。

“是我啦！”话筒彼端软语呢依的声音不管什么时间听来都像在撒娇。

“怎么了，要请我吃饭啊？”绵绵在电话那头兴奋地叫道：“你好厉害喔！我真的是要请你吃饭呢，哪天有空？”不知道绵绵又在转什么念头。“这一期杂志要出刊了，现在正忙着，下个礼拜吧，你要干么？”“我告诉你喔，我认识一个很棒很棒的男人，跟你开出来的超人条件简直一模一样，打算介绍给你认识，怎样？”绵绵还是跟以前读书一样，满脑子无可救药的浪漫思想，没隔多久就想为自己作媒。裴星依照往例的说：“谢谢你的鸡婆，如果这么好，你就留给自己吧！”果然，绵绵又落入了自己语言的陷阱。

“什么跟什么嘛！我有我的问题还没解决，你想让我的情况更复杂吗？”

“这个男人还不值得让你放下曹译，那我怎么会甘心呢，所以你省省力气吧！”裴星轻轻松松地把问题打回去。

绵绵仍不打算死心，继续说道：“这个人真的很好，就是我爹地上次帮我安排的相亲对象，条件好，又没有一般公子哥儿的纨绔气质，常言道：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嘛，你就答应我见个面吧！”裴星对感情的事实在提不起劲，也不是没想过，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或者已经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

了……去他的，别再想了。裴星很想挂电话，有时候好朋友的热心，总带来沉重的压力感。

“再说吧。我现在忙得快哭出来，有一个版面临时抽掉要找东西填补，真是欲哭无泪，你行行好，饶我一次吧！”裴星用哀兵政策，她知道绵绵心最软了。

“好啦，过几天再跟你说……”裴星急忙打断。“谢谢你喔，也不必再说什么，我要挂电话了，再聊，ok！bye。”才准备放下听筒，她又听到绵绵的声音——“等一等，等一等！”裴星好笑地又拿起听筒。“还有什么事？”“你就是这样，每次讲到这个就急得挂电话，真是受不了。”绵绵连说抱怨的话，口气仍是一贯慢条斯理。

“别生气了，既然知道，以后别再跟我提，不就没事了吗？”“算了，算了，好心没好报。我是要跟你说，上礼拜去加拿大看我妈，还买了一只可爱的小老虎，什么时候可以见见我的干儿子，好让我献宝一下啊？”“小虎一定会被你们这些干妈宠坏，到时候他不认我这个亲娘，你们可都要负责。”裴星含笑威胁着。

“羞不羞啊？跟小孩吃醋。”“别闹了，礼拜天早上跟我去阿姨家，还可以带小虎玩一玩，晚上再一起回店里。”“ok 就这样 - byebye。”裴星放下电话，兀自出神。转眼间，小虎也六岁了，时间竟这么无情的飞逝，过去的记忆好象船过水无痕似的，但是，活生生的小虎却是最大的痕迹啊！即使情同姊妹，姍姍、符水莲、绵绵、齐舞、魏蓝她们都不曾知道小虎的父亲是谁，也体贴的不曾问过，只是了解地陪在身边，陪着照顾小虎。至于他，已经被她藏入最深的心底了，这么多年来，她几乎以为已经忘掉他，只有时午夜梦回，湿透的枕畔才会泄漏思念的痕迹。

工作要紧，别再想这些无谓的事了。裴星拿起了校稿，认真地看了起来。

“小虎，好久不见了，干妈好想你喔！”魏蓝亲昵地抱着小虎，口中直嚷嚷。

“干妈快放开我，我不能呼吸了。”小虎在魏蓝的怀里挣扎着。

“小虎，怎么可以这样没大没小的？”裴星故意板起面孔。

小虎有点委屈的嘟起嘴巴。“上次我偷亲林枚蕙，还被老师罚站，他说男女授受不亲啊！所以干妈是女生，怎么可以抱我。”绵绵瞪大眼睛。“你才幼儿园而已，居然去亲别的小朋友？”“电视上都这样演啊，喜欢别人就要勇敢的说出来。”小虎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

魏蓝一边摇头一边说道：“现在的小孩真不得了，还好不在国外，不然早被一状告到法院，说他性骚扰了。裴裴，你的儿子可真了不起。”说着，魏蓝还故意翘起大拇指，增加效果。

裴星佯怒瞪了魏蓝一眼，然后转头对儿子说：“小虎，以后不可以这样做，小心警察把你抓去关。”“可是，可是我很喜欢林枚蕙啊！”“喜欢也不可以这样做，小鬼头，你才多大？”裴星还想说什么，绵绵已先把小虎拉走，岔开话题。“小虎，你看这只小老虎可不可爱？好象你喔。”“哇，好漂亮！是送给我的吗？”“对啊，不然这里还有谁是小老虎？”小虎很兴奋，但还是回头偷偷地看一看裴星的表情，样子真是惹人爱怜。“妈妈……”裴星想，平常是否对他太严苛了？她不清楚怎样当一个妈妈，就像广告词一样，她也

是当妈后才学着怎样做妈妈的，而这些年又多亏阿姨的照顾，不然，一个单身女子带着小孩，多凄惨的状况。想着想着，声音也放柔了。“有没有跟干妈说谢谢？”“谢谢绵绵干妈。”小虎的声音稚嫩而清脆，清秀的脸庞酷似裴星，而两道剑眉隐隐透出男子气概。

绵绵在想，这个男孩长得真好，他的父亲一定也是个出色的男人。只是，裴星为什么从不提起呢？“小虎，你妈妈有事跟婆婆说，我们去公园玩，再去吃冰淇淋，好不好？”魏蓝拉着小虎的手。

“万岁！”看着他们走远，裴星很感动，这些年一路走来，还好有这么多人帮忙。小虎终于长这么大了，身为一个母亲，她有说不出的骄傲。

“阿姨，这些年谢谢你了。”“还说这些客气话，真是的。”永琴埋怨地说道，一张脸写着和蔼可亲的慈祥。

裴星是她姊姊永丽的女儿，姊姊去得早，也苦了这个孩子。

“我想该为小虎打算一下了，”永琴说道。“今年就要入学了，他慢慢长大，一定会发现问题越来越多，这都是要担心的事。”她的表情有点忧心。

当初小虎出生时，裴星年纪尚轻，一时慌了手脚，幸好阿姨伸出援手，为她处理许多事，像报户口就是个难题，当时裴星还要念书，权宜之计便是先将小虎报在自己名下，不要冠上“私生子”这种烙印，以后裴星结了婚，就可以更正或领养什么的，当初以为时间还早，不必担心，没想到时光流逝得这么快。

“上小学总得填些基本数据，当小虎发现自己的父母栏是婆婆、爷爷，一定会觉得奇怪，还有……”永琴迟疑了一下。“小虎问爸爸的次数越来越多了。”裴星觉得脑子快爆炸了，即使在事业上小有成就，碰到这些问题，自己仍低能的要命。

“让我告诉他，他没有爸爸，爸爸已经死了。”裴星像下定决心似的。“早点告诉他比较好，现在这个时代，单亲家庭也能经营得很好，不如早点告诉小虎，好让他早点适应。”“你觉得这样好吗？”“小虎有这么多人疼，有没有爸爸都一样幸福的。”裴星像是跟谁赌气。

“有些东西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弥补的，你有没有想过去找小虎的爸爸？”永琴觉得时候到了，她得逼裴星面对现实。

裴星反倒态度平淡地说：“我重找一个人都比他强得多，不必了。”“那你为什么不找？”“阿姨，是不是你嫌小虎不乖，不要他了？”裴星撒娇地岔开话题。

“怎么会，我疼他都来不及，他可真是个小天使呢！”当初裴星工作忙，想将小虎交给保母带，她说什么也不答应。一则外面保母良莠不齐，再则自己两个小孩大了，女儿结了婚，儿子又在外地念书，家里冷冷清清，而小虎又这么可爱，她和老伴自然都舍不得将他往外送。

“对啊，所以我很放心把他交给您和姨丈嘛！”这句话已经近乎耍赖。

“你看看你，已经二十八岁了，融融都结婚四年了。”融融是她表妹，二十二岁结了婚，现在跟着医生老公在高雄开业。

“这个时代结婚也不一定好，遇人不淑就惨了。”裴星说得无力。

“裴星……”“阿姨，别说了，我去找绵绵他们。”说完，她几近逃难似地奔出大门。

真奇怪，难道我真的老了，到处有人催促我嫁？“唉！”裴星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只可惜现在的她，已经无力再去爱人。

第二章

这期的杂志终于顺利发行了。裴星感觉分外的轻松，一回家便把身上的套装脱下，接着狠狠地把脸上的妆卸掉，虽然每天上班化的妆不算浓，比起以前……哼，还算是小巫见大巫。

她哼着歌，换上低腰牛仔裤，穿上丝缎红无袖衬衫，脑中提醒自己待会儿到“回家”之前先去孙妈妈的店选一把漂亮的红玫瑰。其实选在傍晚开店就有这种好处，花价便宜多了，用来装饰店面经济又实惠。裴星动手扎了个高马尾，露出颈项优美的线条，她皮肤并不白，至少跟绵绵、姗姗她们比起来差多了，可是她很满意自己健康的蜜色肌肤。

准备踏出公寓门时，电话铃响了起来。她不打算接，反正有录音机。

“我是裴星，人不在，请留言。嘟……”“我是绵绵，录音机的词拜托换一下好不好？真是冷漠！今天我打算把上次相亲的那个男人带到店里去，让你们认识认识，他真的很优秀喔，说不定你会喜欢，我现在通知你嘎，是你太早出门没接到，可不能怪我先斩后奏。就这样，七点见—BYE！”“绵绵还真不死心。”裴星低咒。没多久前，绵绵还气嘟嘟的抱怨这个相亲对象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统一阵线了。

“裴裴，怎么办，爹地又要安排相亲了。”绵绵那张委屈的脸还清清楚楚的印在她的脑海中。

裴星不晓得听过第几次了，难道婚姻真是女人唯一的出路吗？怎么所有的父母都这么期待？“你干脆把心结告诉父母，不就省下很多麻烦？”“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，告诉爹地反而变得很复杂，我不想冒险。”绵绵说。

“我看这样下去，”裴星地无可奈何。“你一定会有相不完的亲，总不能每次都告诉你爸不顺眼吧？”绵绵深思道：“其实我有想过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公子哥儿陪我演戏，只要我爸松懈我就自由了，可是，看来看去都像是牛皮糖，怕一沾手就别想甩掉了。到时候赔上一生的幸福，想到就恐怖。”“对啊，你这么空灵秀美，能娶到你简直是千年才修得到，要是我也不会轻易放弃。”“我跟你讲真的，你还跟我开玩笑。”绵绵白了她一眼。

裴星用手支着下巴。“算了，别担心，你继续再用不顺眼作借口，看你坚强还是你老爸有毅力。”绵绵一拳打上裴星的肩头。“你这是哪门子的解决方法？狡猾！”“不然这样好了，你把全台湾的青年才俊都认识光，再来嘉惠我们这些单身寂寞的朋友也不错喔。”裴星已准备随时迎接绵绵的粉拳。

“你还说。”绵绵正准备攻击，随即偏头一想。“不过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”她接着对裴星说：“裴裴，你要什么条件？”裴星装作沈思状，然后夸张地说：“米开朗基罗壁画的亚当，还有印象吧？当时你看完是怎么说的，俊美无瑕对吧？我就是要那种长相，外加深情的眼神，与生俱来的威仪，有资格当模特儿的衣架身材，除了工作外还喜欢与运动为伍，个性体贴温柔却有主见，爱小孩又爱我，有事没事就带我们游山玩水去，还有……”“裴星，我是认真的。”“绵绵，我并不是开玩笑。”裴星正正脸色。“如果没这么好的人，就别打我的主意了。”她不相信真有这么好的人，就连他，也只是空有

潇洒多金的外壳，感情呢？极度贫乏，苦涩在她心中蔓延，她加快脚步，走向花店。

裴星要是知道自己一句无心的玩笑，将改变她原本平淡的命运，也许，她会惜言如金。

不过，一切只是也许。

推开“回家”的门，已经有稀稀落落几桌客人。

“裴裴小姐，你今天好年轻喔。”小叶甜美的笑容令人心旷神怡。

“是吗？”裴星低头看着自己的装扮，的确与平常不同，以往下了班都是直接过来，也许是今天特别轻松吧。

“小秦，等一下把起居室空下来，绵绵要带客人来。”“没有问题。”“辛苦你了，谢谢。”说着，裴星换掉玄关处的莲花，椅上满满一束的红玫瑰。

心里正纳闷。“奇怪，昨天水莲怎么没将莲花带走？”裴星折回到厨房，和准备今天餐点的两个小朋友打个招呼，他们好年轻，才刚从餐饮科毕业，当初六个人倒是很放心把菜单交给他们变化，初生之犊不畏虎，让客人尝尝新鲜的菜色倒也成为她们店的特色。

他们聊了好一会儿，小秦突然探头进来。“绵绵姊来了，还带一个仔帅好帅的男人喔！”在小女孩的心中帅哥可真多，她想。一边掀起珠帘走入前厅，一边还在想，不知多久以前，就没见过帅哥了，应该说认识他后，这天地间男儿尽失颜色。

蓦然，她停下脚步，怎么想归想，那人居然出现，难道最近想他厉害，上帝决定施以惩罚？她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即使知道他也存在这小小的台北市，可从来不曾预期会有再见面的时候。然而，现在的他竟坐在绵绵旁边谈笑风生，天啊！

这是个什么灾难。

“裴星啊裴星，你要振作一点。”她在心中默想。“这么多年了，没有人认得出你，更何况，人家也不一定记得你，别怕。”随即又苦笑道：“我怕什么，真无聊。”情绪却像赴义似地直直走向沙发。

“绵绵，你来啦。”裴星很满意自己正常的语调。

“裴裴，我跟你介绍，他是唐少威。”裴星没有伸出手，从容坐了下来，冷淡地说：“您好，唐先生，我是裴星。”她知道这样很不礼貌，可是更怕伸出手与他接触的刹那，她的天地从此变色。

唐少威确信他的心脏在见到这个女孩子时漏跳了一拍，不是因为她的美丽，虽然她美得足以霸占别人的呼吸，而是似曾相识的熟悉感，只是，她太年轻，经过这么多年，不可能一点改变也无。

想也没想，他便脱口而出。“裴小姐，你有姊姊吗？”裴星吓了一跳。

“没有，我是独生女。”“我好象在哪见过你。”裴星依旧维持平平的语调。“在路上随便伸手抓都有一把。”唐少威苦苦思索回忆，并未在意。

反倒是绵绵不好意思，她想，可能裴裴不高兴自己擅作主张，所以打起圆场。

“裴裴常被人认作明星、演员的，所以她常说”裴裴自己接口。“我有一张大众脸。”她像是要撇清什么似的。

“裴小姐很美，不是大众能比的。”“我一向有这个自信。”裴星发现唐少威的赞美辞中少了从前那种挑逗的语气。于是她仔细观察他，他的外表没有

改变多少，依然是那张男人嫉妒，女人爱慕的英俊面孔，深刻的轮廓多了岁月的痕迹，却不减损英挺勃发的锐气，举止中多了王者的威严，说不上来是什么，但感觉他实在很不一样。

“怎么样？少威的条件很好吧！”绵绵看到裴星仔细地观察少威，会错意的以为自己的好友心动了。

裴星挑眉。“就是你说的新好男人？”言下之意充满嘲弄，少威要是新好男人，那全世界就没有败德的人了。

唐少威一双剑眉亦高高挑起，明显地感觉到对方的敌意。

绵绵暗踢裴星一脚，脸上尽是不赞同的表情。

“少威现在是‘唐林’集团的总经理，不过唐伯伯已经把集团大权交给他，好让唐姊姊高高兴兴去嫁人。”绵绵说。

“原来他终于继承父业了。”裴星心想。虽然在商业周刊做事，每次却总忽略他的消息。

唐少威迷惑地问着任舒云。“舒云，裴小姐也是你的同学？”“对啊，我们是大学同学。”原来已经二十七、八岁了，差点骗过他，只是今天她的装扮好年轻，唐少威微眯着眼，仔细打量她，无袖衬衫展现她玲珑有致的身材，紧身牛仔裤包裹着修长的腿，那张脸脂粉未施，显得清新，一定是没化妆的关系，不然，她不会看起来这么年轻。

然而，仔细看，她的眉宇之间却有着沧桑的美感，那是一种难得的魅力，但完全找不出一点风尘味，没错，他找不到风尘味。

“你没化妆时感觉年轻了十岁。”他有些恶意的试探。

裴星笑笑。“原来化妆品是老化剂，我倒没听说过。”“不过你的肤色极好，不需要抹那么厚的粉装白。”“我不需要借助脂粉变白，我很满意我自己。”“你化浓妆吗？”“没有，裴裴除了上班外，很少化妆。”绵绵代裴星回答。

“喔，”唐少威像抓到什么。“裴小姐在哪高就？”“杂志社。”裴星的话客气而疏远。“唐先生，我感觉你好象在审问犯人。”绵绵也意识到两个人的气氛怪怪的，遂轻快地说道：“裴裴，我们喝个茶吧，就拿你最喜欢的那组青瓷茶具。”裴星如释重负地起身告退。唐少威咄咄逼人的语气使她穷于应付，她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。

“唐少威，你是怎么回事？说话怪怪的，我一直以为你温柔又幽默呢。”绵绵轻声抱怨。

“对不起，我只是觉得自己好象认识她。”唐少威一点也不敢确定，可是她们真的好象。

“不会吧，你们生活应该没有交集，何况裴裴的样子一点也不像认识你。”唐少威默默不语，英挺的剑眉微皱。

“也许你认错了。”绵绵说道。

看着裴星的背影，唐少威坚定地摇头。“我怎么可能认不出她来，这辈子再没有一个女人能让我印象如此深刻。”“你确定她不叫柳月？”“怎么可能？我认识裴裴很久了，她从没改过名字。”“说得也是，欢场女子的姓名不可能是真的。”他喃喃低语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“没有。”他苦笑。

这时，裴星端着茶具走近。

“好特别的玫瑰香。”唐少威闻到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。

绵绵高兴地说道：“没闻过吧？裴裴调的香水市面上找不到第二种。”说着，她转头问裴星。“今天是什么？”裴星对香味特别敏感，闲余最喜欢充当调香师研究香水，而玫瑰是最主要的香味，她为它们取不同的名字。

“随心所欲。”它配合自己今天本来轻松的心情。

“真是不可思议，玫瑰花也有这么多花样。”唐少威笑道。

“全世界玫瑰品种超过一万五千种，这并不难。”“我以为你会喜欢像夜来香那种浓郁的味道。”裴星不经思索地道：“我又不准备调情……”还没说完，她就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，望向唐少威，他的眼睛果然锐利了起来。

“我真是白痴。”裴星低言，整个脸热辣辣的，言多必失真是千古名言。

裴星低着头饮茶，借以躲过那双探测的眼睛，她终于知道唐少威哪里不一样了——他整个气质完全改变，不再像从前那个纨绔子弟了，现在的他，比以前危险一百倍。

“裴裴，你今天不对劲。”绵绵的语气很肯定。唐少威今晚有个应酬，不得已先走，绵绵十分确定他是不得已，因为自始至终，他的视线不曾离开过裴星，却不是倾慕的眼神，她承受过太多爱慕的眼光，所以可以分得清楚，唐少威看着裴星时，感觉像早已熟识，却又充满怀疑与不确定。

“我很好。”“你认识他对不对。”又是一个确定的语气。

裴星不置可否地耸耸肩。

“你们一定很熟，不然唐少威不会这样看你。”裴星仍然不作答。

“不过，为什么你要装作不认识这号人物呢？”绵绵不解。

“我希望不曾认识他。”裴星口气淡漠。

“告诉我，他是谁。”裴星闭上眼睛，缓缓陈述这些连死党也不曾知道的过去……

“程岳，我是唐少威。”电话一接通，唐少威立即开口，这是傅程岳的专线电话。

“大忙人，终于想到朋友，要找我叙旧是吧。”傅程岳讥刺地说道。

“少废话，帮我查一个人。”唐少威刚从李家的宴会离开，此刻正瘫在舒适的真皮椅上。

“去找征信社。”傅程岳回答得相当干脆。

“如果有用就不劳你费心了。”“喔？是什么离奇的事？”傅程岳终于提起兴趣。

“少发挥想象力，托你找一个女人，不是外星人。”“什么！你要找一个女人，我没听错吧？”认识唐少威五年了，他是个不近女色的怪胎，怎么会突然对女人有兴趣？这倒真的出人意料。

“六年前我曾经找过，但是那些破店居然查不出来，于是我对他们小小施以惩罚。”“啧啧！原来关门大吉只是小小的惩罚？”傅程岳记得六年前台湾数家知名的征信社毫无预警的相继倒闭，难道都是唐少威的杰作？“弱者本来就该淘汰，留着只会混吃等死。”想到此，唐少威心中仍有气，连个女人都查不出来，还好意思做生意。所以当初那些征信社都被他动用关系，有的周转不灵，有的以黑道威胁砸店，所以纷纷歇业了。

“那找她得小心点！”“我不相信有什么事难得倒你。”“没错，说吧！哪个女人那么有本事，让你不惜大开杀戒。”“她也许叫裴星。”“也许？难道你

连名字都不确定？”傅程岳不禁要为那些倒闭的征信社默哀，原来连名字也没有。

“以前在‘名流俱乐部’的柳月，我怀疑她就是裴星。”“柳月！”傅程岳心里一震。“唐少威死去的未婚妻。”“你曾经说过她死了。”在他们初识的一次聚会，唐少威烂醉如泥时，曾说他美丽的未婚妻柳月死了。

“那是我撒谎的，因为她抛弃了我，当时我不愿承认。”唐少威涩涩地说。“我要你查裴星和柳月的关系，也许她们是同一人。”“柳月应该是假名，我由你说的裴星倒回去查，应该会有所收获。”傅程岳马上分析了一下。

“我手上有几年前征信社留下的一些数据，也许对你有帮助。”“放心，我会给你一个完整的报告。”“多谢你，兄弟。”“少威，”傅程岳意味深长地问道。“就算这个裴星真是当初的柳月，你要做什么？”唐少威似乎还没想这么远，今天见到裴星，他只有急切的冲动想弄清楚她是谁，希望这么多年来锥心之痛可以就此宣泄。

“我不知道，也许我要她付出代价。”傅程岳开始为这个叫裴星的女人捏把冷汗，不过，也为唐少威不确定的语气暗暗纳闷。

第三章

几个月间，裴星觉得自己的生活天翻地覆。由于父亲早逝，从国中起就与母亲相依为命。母亲在成衣厂上班，她则在寒暑假加入母亲，一起做个朝八晚五的女工，日子是可以用安贫乐道来形容的。

可是几个月前，母亲常常晕眩，最严重的一次还被工厂领班送到医院，检查结果竟是脑部有肿瘤，对脑干产生压迫，相当危急。

这无疑裴星母女生活中一次重大的打击，连续转了几家医院也没有医生敢开刀，但是每个医生一致的结论是：若不开刀将有生命的危险。

裴星一边为母亲忧心如焚，一边也为庞大的医药费发愁。这一阵子裴星学校、工作两头奔波，原本纤瘦的身子更加清瘦。原本以为插班念大学后，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平坦，只要毕业有稳定的工作，母亲就可以一口子享清福，谁知道……“唉！”裴星轻轻叹口气。

“裴小姐。”裴星抬头，说话的是主治大夫。

“吴医生，我妈睡了吗？”吴医生点点头，看着眼前清丽的女孩，这个担子对她来说未免重了些，真令人同情。“如今还有一个办法，世界脑科权威尼尔森下个月会前往香港开会，让他看看，如果他也没有把握开刀的话，恐怕……”裴星眼睛一亮，还有机会？真是上天垂怜！她激动地抓住吴医生的手。“只要有一点机会，我都要试。”吴医生为她动容，既然无法为她母亲开刀，至少要为她联络好这次机会。

“裴小姐，我会替你向香港圣安医院接洽，那儿有我的学生，他会卖个面子给我。不过如果真能开刀，会需要一笔庞大的手术费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”裴星一愣，她都忘了现在一贫如洗，每月的薪水都花在一次接着一次的检查、会诊上。

面对这个窘境，她该如何是好？一咬牙，不管这个问题了，母亲的生

命最重要，她一定要筹出这笔钱。

“吴医生，麻烦您替我联系，我一定要带妈妈去香港，只要有办法治好我妈，天大的医疗费我都会设法筹出。”她语气坚决，像在发誓似的。

走入“名流”，裴星神经紧张得都快要崩断了。在一连串的通报等候中，她见到了负责人，王铭磊。

“裴小姐，你知道应征的是什么工作？”王铭磊看着眼前的年轻女子，数据上写着二十一岁。

“俱乐部女郎。”这位负责人也许有六十了吧，一头银白的发使他有雍容大度的气质，不像以前KTV的老板，手拿大哥大，嚼槟榔，脖子上的金链子比狗炼还粗。也难怪，这是最高级的地方。

“没错，虽然与一般舞厅、酒家服务差不多，但是我们的格调高，要求也就严格。”“我合格吗？”裴星问。答案却早能预想，像她这么出色，要在这种以貌取人的工作环境中出头，绝不是难事。

王铭磊看着眼前的女孩，清丽的脸庞无懈可击，剪裁合适的春装展露出曼妙的身材，上帝给了她傲人的外貌条件。不过，最特别的是她的神态，王铭磊觉得她太……太干净，一种没有杂质的纯净。

他问：“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？”“为了钱。”“你有苦衷？”“难道会有人自愿？”这个女孩子果然想法单纯，现代自愿做这种工作的女人多得是。他忍不住问道：“你有什么困难？”裴星撇撇嘴，她本来应该是个有骨气的女孩，只是一阵子工作、医院两地跑，早已磨掉太多的锐气。“唉，理由讲出来不免显得俗烂，难道母亲住院需要花一大笔医疗费这样的理由，老板们还没听厌？”“总之，我要钱，你愿意录取我吗？”裴星疲倦地望向王铭磊。为了工作，她最近实在是心力交瘁。

“好，没问题。”王铭磊爽快地答应，刚刚女孩眼中的疲惫令人内心一痛。美丽的女人不该这么忧伤。“公司的底薪绝对优渥，其余就是各凭本事，台数越多，钱自然也赚得多，其它像场外交易公司不过问。”“我不做场外交易。”裴星听得一阵吃惊，迅速说道。

“我说过，公司不过问，而且也不用担心，这里采会员制，会员就如我们公司的名字，全是名流，不曾发生什么强迫小姐的事。不过，你也别太笃定，出场费很高，又可以私自议价，要赚钱这样最快。”王铭磊看过太多抵挡不过金钱诱惑的拜金嘴脸，想到这个女孩将来也不会例外，心下觉得可惜。

“我知道了。请问，我可不可以预支薪水？”裴星现在需要一笔钱。

王铭磊挑眉，定定地看着她。

“你放心，我的身分证、数据都在你手上，不会跑的。”裴星将自己的构想说出。

“我想向你借两百万，一直工作到还清这笔钱。”“你知道两百万不是小数目？”“我相信我有这个本钱还。”裴星讽刺地说，念书这么多年，最后还是得靠牺牲色相赚钱，悲哀。

“你有工作经验吗？”“我在游乐场做过会计，也在KTV当过公关，不过，他们都没答应让我预支这么多钱。”“你确定我会预支给你？”“‘名流’不但高级，而且昂贵，相信资金也十分雄厚。我自信有这样的本钱，头脑精明如你，相信不会拒绝我的提议。有我，绝对是一本万利。”这是她在‘华丽’KTV认识的燕姐教她的，燕姐知道她需要大笔的金钱，但是‘华丽’却很难让她

在短期内赚到，所以要她到台北首屈一指的‘名流’碰碰运气，那里都是有钱人出入的会员俱乐部，赚起钱来更容易。

“裴星，你长得漂亮，去应征也许容易点。”燕姐说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裴星不解地问。

“你不知道要进‘名流’有多困难，简直像在选美。”“那我行吗？”“裴星，你太忽视自己的魅力了吧？谁都知道你是我们店里的台柱，每天想要一亲芳泽的客人不知道有多少。”燕姐笑得极为暧昧。

这也是裴星受不了的地方，一想到客人垂涎的脸色，就使她欲呕。但看在钱的面子上，她仍然决定到‘名流’碰运气。正如燕姐所说，她轻易的被录取了。

星尴尬地转身告退，在转向下个台子前冲向化妆间，掏心掏肺的狂吐，终于觉得舒服了点，而后便坐倒在马桶边，在心里把这些有钱的阔老爷们骂得狗血淋头，真搞不懂谈生意为什么就得喝酒，而且喝得越多，生意就越顺利，请客的老板希望用美丽的坐台小姐来松懈对方的心志，而被邀请的人则乐得在生意成交后多占一些便宜，搂着人又亲又摸……想到刚刚的情景，裴星不免一阵酸呕，哗啦啦吐了起来。

好不容易挨到下班，裴星逃命似的逃离“名流”，连多待一秒都觉得污浊。回到家漆黑一片，她摸开灯，有一种想哭的冲动。记得补习的那一年，妈妈都会等地回来，煮点消夜，母女俩谈天说地，好快乐好温馨，如今只剩下她，不知道妈妈在香港好不好？尼尔森大夫还在评估开刀的可行性，不过情况乐观，让她觉得一切的牺牲没有白费。下个礼拜就要搬到王老板为小姐们准备的套房，那儿离‘名流’近，上班方便，裴星打算平常有课时再回家住，开始过着白天上课，晚上上班的两面生活。

突地，一阵电话铃声打断她的冥想，裴星随手抄起床头的电话。

“裴裴，是我。”是姜丰御的声音，她念五专时的学长。此刻听到故人的声音，她备觉温暖。

“丰御，今天放假吗？”他在屏东当兵，平常见面机会不如以前频繁。

“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别太难过……宛清死了。”青天霹雳，裴星眼前一阵昏眩，怎么可能？宛清姐是她五专时最好的学姐兼室友，那些年受她照顾很多，甚至还嚷着要把全科最优秀的姜丰御介绍给她，玩笑声犹言在耳，怎么可能？！

“我不相信，你怎么可以开这种残忍的玩笑。”裴星不禁红了眼眶。

“裴裴，冷静点，她真的死了，是我陪林伯母去医院带她回来的。”姜丰御的声音充满苦涩，宛清是个同班五年的死党，想不到毕业短短三年，已经天人永隔。

“为什么？”宛清那么健康，以前她连感冒都很少。

“她去堕胎，那个密医不慎手术感染，送到大医院时已经救不回来了。”

“堕胎？”“是，她有两个月的身孕。”可是，宛清姐还没有结婚啊？裴星一头雾水。

“明天早上有个告别式，你来不来？”没能见宛清姐最后一面，裴星觉得很难过。“我一定会去。”“裴裴，我去接你，明早六点。”“好。”放下电话，裴星仍未能从震撼中醒来，想到过去相处的快乐时光，又是一阵心酸。

第二殡仪馆小小的一厅里，裴星看到林伯母肝肠寸断的哭着，典型的

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。她想到母亲也几次绕过鬼门关，如果这次开刀没有成功……思及此，裴星不觉全身一颤，她绝对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。

此时，耳边飘来一阵细语，裴星无意间捕捉到了几波声浪。

“真是可怜！她怎么这么傻，跑去堕胎也改变不了被抛弃的结果啊。”“早告诉她唐少威不能乱招惹的。”“可不是，那个风流种就以玩女人为乐，宛清太傻了，还以为能拴得住他。”“是他要宛清去堕胎的吗？”“我看宛清一定没说她怀孕，他最讨厌女人用怀孕的借口威胁他。”“宛清太不值了，一定是想把孩子拿掉，以便继续跟他在一起。”“人家哪在意她呢？他可是同时有好多女朋友，宛清死了，说不定他还不知道呢……”裴星想要回头看看是谁在对话，无奈行礼的人潮往前推送，她只能看着两个女人的背影渐渐离去。她们刚刚说谁抛弃了宛清？是谁这么狠心？宛清又漂亮又热心，她不该这么早就香消玉殒，想着，又是一阵难过。

仪式结束后，姜丰御送裴星回家，裴星乘机把听到的事告诉他。

“前一阵子我才听她很甜蜜的说跟他老板的儿子在恋爱。”姜丰御眉头紧皱。

“我去她的公司问问。”裴星点点头，如果真是那个男人有愧宛清姐，至少要负道义上的责任，怎么可以不闻不问，这种男人最可恶了。

“裴裴，你母亲检查结果怎么样？”“医生仍在评估中，不过情况还算乐观。”裴星并没有告诉他母亲送去香港了，因为他一定会问一大堆，最后还得说出自己在俱乐部上班，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。

“你还在KTV上班吗？”姜丰御送她去过几次，非常不喜欢那儿的环

境。裴星没有回答，若他知道自己更过分的跑到俱乐部，一定会气得发疯。她不是怕他生气，而是觉得应付起来麻烦。

“有没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？”“我可以应付。”裴星淡淡地说道。

姜丰御喜欢裴星四年了，可是她总是淡淡的，看不出喜怒，尤其是毕业后，她好象离他越来越远了。

“裴裴，有困难一定要说，这样别人才可以帮助你。”姜丰御轻轻握住裴星的手，传达支持的讯息。

裴星不自在地抽回手，姜丰御很好，可是跟他总少了点恋爱的感觉，他体贴温柔，像邻家大哥，而不像男朋友。

裴星嫣然一笑。“谢谢你，以后我有困难一定告诉你。”现在，她只担心母亲的问题，其它的以后再说吧。

姜丰御觉得裴星的内心世界不可捉摸，而她也不喜欢和别人分享，不过，他不介意，他相信时间会证明他的诚意与真心，而他也愿意用一辈子来珍惜她。

这种陪酒卖笑的生活转眼已过了三个月，从刚开始的不适应到如今的驾轻就熟，裴星经过无数次的挣扎，想到自己也是个大学生，现在居然隐藏身分做起平日瞧不起的职业，内心的煎熬在所难免。

一直到大班的一句话，才让她试着改变自己。

大班说：“把自己融入这个工作，就不觉得困难了。”的确，她虽然不是天生的妖媚，但是学习能力却不差，既然要做，就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于是她努力地去适应，并向大班讨教怎样的手段才能将自己保护到最好，或向其它小姐学习“勾引”男人的媚术。

如今，她已十分满意自己的表现。其实这个工作并不难，困难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与疲劳。男人涎着脸的模样，每夜每夜出现在她的梦魇，总是令她忍不住作呕。

洗把脸，望着镜子里的第二张脸，她简直快认不出自己来了。裴星机械性地补上厚厚的粉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：“只要在‘名流’一天，你就是柳月，你必须忘掉裴星的身分。”说完，深吸一口气，如从容就义般地走出化妆间。

“柳月！”大班露着职业的笑容。“你跑哪儿去了？江少爷可是等你好一会儿了。”说着，亲昵地拉着她，走向又一桌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客人。

“江少爷，今天又谈生意呀，您的生意可真大，夜夜都来光顾。”柳月甜腻地跟向江少爷。

“我实在舍不得你，今天答应我去吃消夜吧。”“承蒙您的抬爱，可是，”柳月轻摸男人脸颊。“我最喜欢吊人胃口了，你慢慢等，乖喔。”柳月的话语从不谄媚，但举手投足的媚态却可令人发狂。江青海就是被她这种特质吸引，时时流连忘返。

“你真是个小妖精。”江青海捏捏柳月的脸颊。“没关系，我有的是耐性。”在这工作就是有好处，客人不会用强，一切的交易都是你情我愿。

“过来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是‘唐林’企业的小开唐少威，是我最新的工作伙伴。”柳月这才注意到另一边的男性，他端着酒杯，领带松垮垮的拉下，雪白的衬衫扣子只扣一半，宽阔的胸膛让人瞧着发热，英俊的面容有着玩世不恭的邪气，裴星觉得他像杀手，不是用刀耍枪，而是用他所向披靡的魅力征服女人的杀手。

“唐少威”，裴星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，却忘了在哪里听过。对方似乎已打量她许久，那毫不掩饰的眼神，令她一阵轻颤。

他竟用眼神脱光她的衣服？以便可以让他恣意的欣赏，没错，就是这样的讯息，柳月下意识地转头避开那道似乎能够透视人心的目光，心里想。

“怎么会有这么邪恶的人？”在她做好准备，重新迎视这个叫唐少威的人时，她不忘提醒自己。“我现在是欢场女人，必须大胆而挑逗，不可以像小女孩一样害羞。”“唐先生您好，您很面生啊。”“江青海，原来我在‘名流’已经是面生的人啦。”唐少威嘲弄地说，眼睛仍盯着柳月不放。

江青海像个包打听般，乘机向柳月解释。“唐顾问可是你们老板的大客户，只是他几个月前搞了件乌龙事，被他老爸禁足。”柳月捂着嘴，夸张地笑了起来。“吸呀！真好玩，长这么大还被禁足。”她眼神直勾勾地看向唐少威。“你到底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乌龙事？”“没什么，搞砸一笔五十亿的小生意。”唐少威满不在乎地耸耸肩。

柳月咋舌，有钱人真夸张，五十亿叫小生意？耳边江青海的嘲笑声又响起。“他老爸叫他去签合约，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事了，想不到他老兄迟到了三个小时，对方一气之下就跟另一家签约了，你知道他为什么失约吗？”柳月不掩好奇。“为什么？”江青海笑得十分暧昧。“他昏睡在超级红牌青艳的香闺里起不来。”“喔！”青艳是‘名流’最红的小姐，每晚的“业绩”也最为傲人。

这时，只见唐少威故作无奈地说道：“青艳的功夫实在够好，整晚被她搞得不用睡觉，所以早上起不来怎么能怪我。”说着，两人一齐发出爆笑。

这声音听在柳月耳里，有说不出的猥琐齷齪，真可惜了唐少威那好听

的嗓音，竟吐出如此不入流的话，为什么男人喜欢堂而皇之的讲这种床第之事？“不来了，你们怎么可以在我面前说别人好？我生气喽！”柳月微嘟着嘴。

唐少威猛然将柳月压进怀里，嘴唇印上她的，他从一见到她就想这么做了，她刚刚那嘟着嘴的表情，真使人发狂。

柳月感到一阵昏眩，这个人在干什么？又没经过她约允许，啊，是了，她现在不过是个 CLUB 女郎，是男人的玩物，干什么要尊重她呢？她索性配合着他，上演火辣辣的吻戏。

当两人终于分开时，柳月不禁娇喘连连，这个人超人吗？怎么能停止呼吸那么久，不过柳月发现自己喜欢这个吻，掠夺性十足，带给她心脏狂跳的震撼。

柳月大胆的挑逗道：“唐先生，我想，不只青艳的功夫好，您也不差呀。”“你想不想亲自试试？”“这真是个不错的提议。”柳月甩动身上的克紫色小礼服，轻盈地起身，柔媚地笑道。“不过，我的身价可会高得令你咋舌。”说完，像只紫色蝴蝶，飘然而去。

“才几个月，老王居然找了个这么好的靓女，啧啧，你看她的身材。”唐少威露出评量的表情，邪邪的眼神仍紧追着裴星不放。

“难不成，你老兄对她有兴趣？”江青海问道。

“当然，难道你不会？”唐少威反问。

“在这里，有一半的男人都对她有兴趣，另一半则在说谎，柳月可是‘名流’之冠。”“那我就更要品尝一下这朵名花了。”唐少威露出自信的微笑。女人哪个不拜倒在他脚下的？

柳月细心勾勒着眉毛，耳朵却专心地听着小姐们的谈话。“唐少爷终于又出现了。”“有，我有看到。他还是一样迷人。”“何止迷人，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帅的男人。”“是啊，是啊。潇洒多金，简直是标准的白马王子。”“青艳，我好羡慕你，居然能蒙他宠幸。”涵蒂用非常嫉妒的口吻，对着一名艳光照人的女子说道。

“想我青艳是什么角色，哪个男人不死在我手上。”青艳得意地说道。

“青艳姐，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”柳月忍不住插口。

“他呀，”青艳的表情极为陶醉。“是我见过最会调情的男人，温柔体贴，出手又大方，简直完美极了。”“哇，能嫁给他不就帅呆了。”奈奈才十八岁，满脑子罗曼史思想。

青艳瞪了她一眼。“这种人嫁他叫做悲惨，到处拈花惹草，无所事事，做他的爱人远比较享福。”“怎么会？”奈奈惊讶地说。“他不是‘唐林’企业唐秋林的独子，现在是业务部顾问。”“谁都知道‘唐林’企业现在实际掌权人是唐少威的大姊唐少蓉，唐少威只是个不学无术的二世祖，顾问也只不过是个闲缺，他那种能力谁敢交付责任给他？”“原来如此，他是个扶不起的阿斗。”柳月笑道。

“柳月，同别小看他，他的能力不错。”青艳正色道。

“什么能力？”难道他潜力无穷？青艳故作正经。“他玩女人的功力，已经炉火纯青了。”一伙女人顿时笑得花枝乱颤。

大班冷不防伸进头来斥道：“你们动作快点，在孵蛋啊。”柳月笑着走入富丽堂皇的大厅，原来女人谈起男人来也没有什么含蓄可言，想起过去在

校园上的禁忌多得很，女孩子哪能这么自由，真是有趣。

裴星努力适应这个环境，已将整个人投入，她不知道当她把这样的生活当有趣时，已经踏入堕落的深渊。

柳月一走入大厅，唐少威立即迎面而来。

“唐先生，你来了。”柳月露出灿笑。

“你好香，”唐少威伸手揽住她，深深吸气。“你的香味真特别。”柳月伸手灌了他一杯白兰地，在他耳边腻语。“这里的美女太多了，我不想些办法使自己特别，怎么捞到更多的钱。”“你不需要任何装饰，本身就让人过目不忘。”“这我知道。”柳月狐媚地嫖了他一眼。

唐少威抬手叫侍者，说真的，来‘名流’这么久，还搞不清有多少工作人员，少说五六百人吧，小姐七、八十组，看得眼都花了，反正端盘子的都叫侍者，喝酒陪笑的都叫小姐，在这里，大家都没有名字。

侍者捧着一束鲜花，那是一束红玫瑰与满天星，漂亮得让柳月想尖叫。她最爱的红玫瑰呵，可是在这里，它的意义多廉价。

“就一束花？我还以为你会送我珠宝什么的呢。”柳月故意露出意兴阑珊的模样。

唐少威笑了笑，而后自西装口袋掏出一串项链，晶莹的钻石镶在黄金座上，美丽而不俗气，不可否认，他的眼光一流。

“卡地亚的！”裴星夸张地尖叫出声。“名设计师的项链，真是高级。”十足势利女人的嘴脸。

“我帮你戴上。”唐少威轻触柳月的颈项，立即引起她深深一颤。“好年轻的感觉，你的皮肤只有十八岁。”柳月妖娆一笑。“去夸奖保养品吧，它是女人欺瞒年纪的共犯。”唐少威没有回答，柳月看起来跟青艳差不多年纪，也许轻一点，二十四、五，女人的年龄看脸蛋作不得准，谁知道她们卸了妆以后是不是徐娘半老。

“今天陪我。”唐少威声音性感，在她耳际轻罄。

这倒是个诱惑，唐少威英俊又性感，栖息在他的臂弯肯定很享受，即是如此，她仍是嘴硬地说：“我说过，我要很多的钱。”“买你全钟。”“听来不错。”“答应我，今晚，我就会让你知道，这个交易有多划算。”唐少威口气暧昧，邪气的眼神停留在柳月身上。

“这么说来，我若不试试看，反倒显得可惜了。”柳月以妖冶的神态响应唐少威。

她早就忘了当初信誓旦旦不做场外交易，不出卖自己肉体的承诺，但这几个月堕落的生活改变了她……也或许，她的改变只针对唐少威一个人吧。此刻，她已不知道自己是认真的，还是在演出一个风尘女？换好了外出的服装，她知道，今晚的行为是她堕落的开始，而她一点也不愿阻止。

“你没有经验。”唐少威的住所在忠孝东路的“恢弘天下”，是相当华丽的住宅，跟着他走进门后，两人没有言语，唐少威熟练的动作主导一切，他果然是个中老手，柳月虽然已经尽可能回忆其它小姐告诉她的知识，不过在过程中难掩青涩，而且并没有预期的快感。

柳月微微皱眉，适才的疼痛令她不舒服，做爱原来不过如此，唐少威这类的人怎会乐此不疲？拉拉被单，她懒懒地回答。“是又怎样？”“看你平常摇曳生姿，招呼客人的手段，我以为你应该身经百战。”“那有什么差别？”

柳月披衣起身，燃起一根菸，安然地吞云吐雾。“我们这种女人是没有贞操观念的，第一次和第十次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。”唐少威捏着她的下巴，轻挑地问：“为什么是我，而不是别人？”“想我说什么话来满足你的男性自尊心？”柳月放肆地瞧着他，唐少威有着最完美的身材，宽阔的胸膛，结实的肌肉，对女人来说真是致命的吸引力，怪不得有那么多女人肯投怀送抱。不知怎的，柳月并不想属于其中之一。

“不过，理由很简单，同样是付钱上床，我有选择的权利，你出手大方，被你碰触又不觉得为难自己，总比选择那些脑满肠肥的大老板让自己舒服，怎么算都划得来。”柳月伸手，大胆地揉着他赤裸的身躯。

“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”这个女人又撩起他的欲望了。唐少威抓住她的手，满是自信地问道。

“再给我一颗八克拉钻戒，也许我会考虑喜欢你。”“去！你还真是不折不扣的拜金女郎。”“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。”柳月以手支头，疑问地看着唐少威。“看你的样子似乎在担心？少来了，反正不是你也会是别人。”唐少威觉得很不是滋味，他不假思索即言。“希望这不是你找借口缠住我的花招。”柳月失笑。“我缠住你？搞清楚，我这么美丽，这么年轻，还不需要急急找一张长期饭票，我能赚很多很多的钱。况且，”柳月经触唐少威的脸颊。“唐少爷，你会让一个女人轻易缠上你吗？”唐少威顺势抓住柳月的手，这个女人多令人迷惑，举手投足中有着不在乎的神情，像一个游戏人间的精灵。

“为什么做这一行？”也许是今晚的气氛，他突然关心起眼前的美女。

“你想听什么？”柳月故作思考状。“让我想想，我上有八十岁的老祖父，中风瘫痪在医院里，母亲得了脑癌性命垂危，父亲早亡，弟妹年纪小，精神又有问题，一家十口全靠我养。”除了母亲之外，她不用养谁，却也因此踏上这途，无法回头。

唐少威皱眉。“怎么可能？你说谎。”“那你还问。”“我关心。”“原来你是关心女伴的慈善家。知道她们的困难又怎样？布施吗？”柳月冷嘲道，有钱的少爷、小姐们就喜欢滥用同情心，像照顾猫呀狗的，令人作呕。

“唷！愤世嫉俗吗？”唐少威没问过其它女人，柳月的特别让他失去常态。他立即反身压住她，掠夺她红泽泽的朱唇，他知道短期间内是不会放过她的。

第四章

裴星上完文学史的课，在门口碰上了一个意外的人。

“丰御，怎么来了？”姜丰御微笑说道：“昨天放假就想找你，可是你家没人接电话，昨天是不是跑出去玩了？”裴星从唐少威的住所回到家已是清晨，她并不想让丰御知道。

“找我有事？”“我问出宛清的男朋友是谁了。”姜丰御神情愤然。

“谁？”裴星有种朦胧的意识，好象她该知道。

“是她公司老板的儿子，也就是‘唐林’集团的业务顾问唐少威。”裴星拿书的手滑了一下。“你的消息可正确？”“没错，宛清是唐少威的秘书，这

消息是她同事亲口说的。”姜丰御弯腰拾起掉落的书，他没看到裴星惊诧的表情，所以自顾自地说下去。“这个唐少威平日拈花惹草，从不对女孩子负责任，可怜宛清一个好女孩，平白被糟蹋了。”裴星脸色苍白，神色却是漠然的。“他都没一点表示吗？”讲到这个，姜丰御整个火气就上来，那天他陪林伯母去找唐少威，结果被秘书挡了下来，只拿了一张支票要打发他们，本来丰御是想冲进去找他理论，却被四个警卫架走，有钱人欺压普通百姓竟到这种地步。

姜丰御抡起拳头，大有杀人的气势。“这个男人好狠的心，一个花样年华的女孩子为他而死，他居然一点愧疚之意也无。”她的心蓦然刺痛，裴星忍不住泪眼婆娑。她万万没想到唐少威居然是这种人，她不知道自己是心痛宛清多一些，还是为自己难过多一些。

“裴裴，你不要难过了。”姜丰御擦去裴星的泪水，这样的她令他好心疼。“人死不能复生，宛清有你这样的好姊妹，在天之灵一定很安慰。”裴星强抑又要夺眶而出的眼泪，宛清姊的覆辙绝不可以重蹈，她只要唐少威的钱，除此之外，不能与他多有牵连，否则苦的一定是自己。她暗暗对自己发誓，虽如此，裴星仍然觉得心痛拧了一下，仿佛若有所失。

“裴裴，你最近很忙吗？怎么两眼这么无神？”姜丰御看到裴星眼下淡淡的黑影。

“没什么，功课重了些。”她一语带过。“你难得放假，我请你去吃饭。”姜丰御露出阳光般的笑容。“让你请可以，可是我来付钱。”知道丰御的细心，她很感动，两人走出校门，一路上，裴星皆快乐地聆听丰御当兵的趣闻，享受正常对话的愉悦。

“柳月，周老板那一桌去招呼一下。”大班陪笑着拉过柳月，往下一桌走去。

今非昔比，在“名流”，柳月已稳稳站住红牌的地位。周旋在酒客之中，她似乎已能安然面对，甚至不想再爬出这团堕落的泥淖。这一阵子唐少威几乎天天来，两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大玩挑逗热情的游戏。在上班期间总会碰到许多爱吃豆腐的客人，柳月也顺势把与客人打情骂俏的场面轻易落在唐少威眼中，恣意的享受他那种想要杀人的目光，没错，由于有唐少威这个好观众，她的表演相当投入，十足十的欢场嘴脸已让她分不清自己是裴星还是柳月？唐少威有点瞧不起自己，最近只要一天不见到柳月，居然会开始想念她，甚至他要霸占住柳月所有的时间才有安全感，他不知道在担心什么，这种异样的感觉觉得自己像个情窦初开的小男生，他痛恨这样，陌生的体验让他不安。

他到过她的地方几次，那是老板王铭磊给旗下小姐的住所，一层公寓住着她和奈奈、商碧，各自独立的套房显示老板的阔气，柳月住着倒也习惯，只是唐少威不喜欢，因为他无法忍受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进过她的房间，接受她的“招待”。

就像眼前看见别的混帐轻易把手溜上柳月的腰，他就忍不住要冒火，他无法解释这种微妙的心理，柳月只不过是欢场女子，怎么可以得到他这么多的注意力？可是心里直冒的酸意怎么也抹不去，连眼前的青艳都让他觉得索然无味。

“少威，今天怎么啦？一直喝闷酒。”青艳倒是第一次看见唐少威这么魂不守舍。

“难不成今天又挨刮了？”她体贴地又为他倒酒，早瞟到他的眼光随着柳月的换台而移动。

青艳不禁佩服柳月，才来没几个月，却很快窜红，一扫初来的那种委屈与难堪，为了加紧适应环境，她发挥最强的学习能力，不断地向大班及红牌虚心请教“上班”的技巧，绝对看得出她的用心。如今，她也成为闪闪的“名流”之星。

对于别人的窜红，青艳心中并没有多大的波澜，在这个环境中，仍然有许多明争暗斗，有本事就混得好，她自己就是经验老到的人。她看柳月特别，虽说同样是来赚钱，全身上下却看不出来是个为满足自己欲望的物质女郎，加上平日少与人打交道，使得她整个人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“再这样盯下去，我看那个周老板身上肯定多两个窟窿。”青艳打趣道。

唐少威脸色微变，自己的心思八成又反映在脸上了。

“我要她。”唐少威说得干脆。

青艳顿时傻眼了！从没听过唐少威对哪个女人兴起占有欲，难道他真的被柳月迷得团团转了？可真稀奇啊。

唐少威正在考虑这个可行性，要他每天看着柳月一桌一桌的应付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男人，他就恨不得一一毙了他们。他要把她藏起来，让她只能向他一个人展现风骚。

“王老板会放人吗？”青艳疑惑，唐少威也知道柳月向王老板借一笔钱。

唐少威不介意地挥挥手，钱对他来说从不是问题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不知道柳月愿不愿意。

乘着柳月走近，唐少威一把抓她入怀。

“少威，我还有客人。”柳月娇媚一笑，乐于见到唐少威为她疯狂。

“不用去了，我买下你今天剩余的时间。”柳月挑眉，整个人大方坐在他的腿上。“真是可惜，我刚刚答应陪周老板吃消夜，下次早点预约吧。”唐少威脸上紧绷的线条显示着怒气，柳月则好整以暇的欣赏着。

“你去取消，今天我带你去。”青艳看着场面紧张，本想开口缓缓，但见柳月摇摇头，闲闲地说：“每个客人都是我的金主，我不会为了你得罪别人，除非……”柳月纤手轻刮唐少威的脸庞。

“你要出更高的价钱买我。”唐少威狠狠咒骂一声，真是不要脸的货腰女，从来没有女人在他面前嚣张过，一向都只有女人求他的份，可是柳月却让他恨得牙痒痒的，就是不顺他的意，偏偏自己又该死的喜欢她，舍不得一走了之。

“好，我出，现在你可以去拒绝那个足以作你爷爷的老头子了吧？”唐少威的话像是从齿间迸出。

“当然行，我是不会跟钱过不去的，今天就陪你。”柳月欣赏着唐少威的表情，明明看不起她，却又不愿意让给别人，男人呵！

“不只今天，我要你以后天天陪我。”唐少威眼神晶晶发亮，看得柳月一窒。

“我的确天天陪你呀。”柳月心里有些波涛，故意装作不懂他的话。

唐少威露出惯有邪气的眼神，手指不规矩的划过柳月丰满的胸部，成功地让柳月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

“搬来跟我一起住。”“哇！柳月，这下子你可飞上枝头成凤凰了。”青艳娇慎中有着酸意，认识唐少威这么久了，第一次看见他愿意为一个女人驻留。

“青艳，你走吧，我只要柳月陪我。”唐少威此刻才注意到旁边还有人，他不要谁来占住他与柳月相处的片刻。

青艳悻悻而起，却仍挂着职业性笑容，这一行最不能得罪的就是大老板们，他们个个都是衣食父母，柳月虽然拉走了这个大客户，但是少了个竞争对手，未来的生意一定源源不绝，想着想着，就释然地离开了。

柳月将一切看在眼里，想当初青艳也是唐少威的亲密爱人，一旦厌腻，随即就抛弃，真是令人心寒。想到宛清凄凉的死去，一个个前车之鉴都在眼前，难道自己还要往下跳？“离开‘名流’，到我那儿去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”唐少威的语气不是征询，简直是命令。

“不会吧，要我当你的专属女人？”柳月语带嘲弄之意。

“有什么不好？总比在这儿向张三李四投怀送抱强得多。”柳月支手撑着下巴，狐媚地笑道：“唐少威，你该不会已经拜倒在我的裙下，决定当一名忠实的火山孝子了吧？”不理她的嘲讽，唐少威说道：“考虑看看，这是个不错的交易，我可以帮你还掉王老板的钱，今后你只需陪我一个人，比在这儿赚钱容易。”他不断地想留下柳月，可是却又愤怒自己竟然迷上一个在欢场打滚的女人。

柳月一直与他玩着欲擒故纵的游戏，她知道唐少威强烈地想要她，而且存着一丝报复的心理，她想给唐少威一点颜色瞧瞧。可是事情的发展并无法尽如人意，在她卖力勾引唐少威的同时，也与所有女人一样折服在他强大的男性魅力下，只是畏于他的花名在外，一直无法仔细思考内心的情怀，今日一旦答应，恐怕会就此沈沦下去，一辈子也别想上岸，甚至，只能被动的等待遗弃。

“你要我陪你多久？”柳月不失精明地反问。

“这是两情相悦的事情，当我们决定要分开的时候，我想绝对可以断得干干净净的。”唐少威的声音有着冰冷的藐视，真不亏是捞女，马上就开始计算有没有吃亏。

而听在柳月的耳里，不免一阵气苦，原来自己跟别人也没有不同，等到他厌倦了，自己也必会遭受弃如敝屣的命运。“真不愧是情场浪子，连讲起这样的事都清清楚楚。”柳月下定了决心。“自然，这是你提议的游戏，我乐于参加。”留在他身边的这个愿望使她不在乎未来必然的凄清，何况她是有一点点私心的期待，或许她可以留住浪子的心，也或许，即使受到抛弃，她也有一颗铜墙铁壁的心，不受任何的伤害。

“很好，既然你也同意这个交易，我们绝对会合作愉快。”唐少威像松口气似的说。

“可别玩一玩就爱上我了，不想结束。”柳月半真半假的开玩笑。

“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吧。”唐少威拚命想否认内心的情怀。他故意轻蔑地说：“欢场女子的功能是用来逢场作戏，玩玩而已，岂可认真。”

柳月黯然，却也不意外，她睁着一双黑亮如星的眼，用嘴唇探索他脉搏急遽跳动的颈侧，随后并贴上他的耳垂，轻轻吐出挑逗的言语。“没关系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”柳月在医院找到了王铭磊。

“王老板，好一点了吗？”她换走已凋谢的花，换上自己精心挑选的红玫瑰，顿时为毫无生气的病房增添色彩。

“送我红玫瑰，难道对我有意思？”王铭磊打趣道。

“您老手下美女无数，怎么会看上我？”柳月也轻松地回答。

“你绝对是个中翘楚，没有几个男人可以忽视你的魅力。”“可惜我不稀罕。”柳月打鼻孔哼出这句话。

王铭磊看着眼前的美人，一如当初面试时整齐的装扮，只是气质变了，与原来清嫩单纯的气息相差甚远。

“什么时候出院？”柳月关心地问道。

“我看难了，你知道我是什么病？”王铭磊叹道。

柳月吓了一跳，除了癌症这种不治之症外，还有什么病痛会出不了院？可是，看王铭磊平时身体健康，不像得了癌症呀。“你别开玩笑，哪有人会诅咒自己住院的。”“爱滋。”王铭磊突然冒出这两个字。

“老天。”柳月真的吓到了。

王铭磊苦笑道：“怕了吧？你没发现很少人来看我，他们早躲得远远的，怕被传染。”世间冷暖真令人不胜唏嘘。

这点常识柳月还有。她微笑道：“我才不怕，爱滋没那么容易传染。你别灰心，科学在进步，会有药医的。”自从母亲有一线生机后，她便开始对医学界抱持乐观的态度。

“我想也是，反正我已经六十多，也活够本了。”话虽如此，仍对自己曾经的年少轻狂感到后悔，纵欲过度只换得恶疾缠身。

柳月不说话。这个圈子真的很危险，她内心不禁响起警钟。

“找我有事？”王铭磊打断她的沈思。

“这是尾款一百五十万。”柳月将支票恭敬地交给他，这半年来除了该赚的酬劳外，再加上变卖，柳月还清了所有的欠债。

“在这个环境里难得有女人搅得下钱，你真是意志力强韧。”王铭磊看过太多了，这一行赚得快花得凶，大部分人都掉入恶性循环中，一辈子爬不出来，纸醉金迷的生活太容易使人腐烂。

“我不为享受而来。”柳月毫不吝惜的当掉“恩客”出手阔绰的首饰珠宝，这些对她来说都是无谓的装饰品，钱比它们实际多了。

“我知道，你是个好女孩。”王铭磊那慈父般的口吻，让柳月深受震动。

“谢谢你，上次被称赞是好女孩时，是我妈还能说话的时候。”王铭磊知道柳月的母亲还在香港治疗。“你母亲情况如何？”“还好及时送到圣安医院，尼尔森博士说情况乐观。”当初就是听到世界脑科权威尼尔森在香港停留一年，为了送母亲去香港以及庞大的医疗费用，同王铭磊借了大笔钱，现在一切总算都过去了，母亲得到治疗，而钱也还光了，说来得感谢唐少威，开支票时眉头都不会皱一下。

“以后真打算跟着唐少威？”王铭磊问道。撇开一切背景，他们两人还真是郎才女貌，走到哪都可以吸引无数目光，可是唐少威素行不良，令人担心。

“也只有这样子了。”柳月摊摊手。

“他不是个专情的人，也许不久……”柳月懂他的意思，笑吟吟道：“我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他愿意付高价买我，让我不用上班，这是个不错的交易，哪天一拍两散，凭谁也没有怨言。”“别这么悲观，你可是‘名流’之花，魅力凡人无法挡。”王铭磊笑着为柳月打气。

柳月也回报灿然的一笑，忽而想起一件重要的事。“我有一个请求。”柳月看着王铭磊。“今日我离开‘名流’，以后就不会再回来，我希望我在这

儿的数据彻底消失。”“这当然，虽然失去你很可惜，但我仍要说，希望你幸福。”王铭磊深深地望着柳月。

“我也没想到那么远的事，即使离开这儿，我还是觉得像傀儡，虽受人摆布，却也心甘情愿。”柳月觉得跟着唐少威不勉强，只是两人因为纯粹男女爱的感官刺激而结合，未免悲哀。

王铭磊没再说什么，男女感情的事说不得也道不尽，要靠各人的缘分了。“你放心，我会做到你的要求。从此，裴星的数据永远消失在我的群芳簿中，好好去过你的新生活吧。”“再次谢谢，希望你早日康复。”柳月真心感激眼前的男子。今后即使不会再见，她也永远不会忘记他。

柳月舒服地偎近唐少威宽阔的胸怀，有一搭没一搭的与他聊天。

“身为大企业的少东，你未免太闲了。”唐少威搂紧她。“我是顾问。”“顾而不问，连公司倒茶水的小弟都比你有事做吧？”这话问到痛处。“我不喜欢坐办公桌，整天的业务吓死人，你看我老姊快三十了，不但没结婚，还得牺牲享乐，为公司拚命，我宁愿多玩几年。”“说得好象你很行，只是不愿做。”“没错。”柳月忍不住大笑，笑他的狂妄与坦白。

“我大姊会念书，对公司的营运兴趣浓厚，我老子高中就把她送到美国去念企业管理，年纪轻轻就在史丹佛拿到博士学位。”“所以顺理成章经营公司？”唐少威点点头。

“怎么不栽培你？”她不解地腕着他。

“我懒。”“你书念到哪？”“大学。”“国外？”“台湾最高学府。”唐少威骄傲道。

“哦，文化。”“你有点常识好不好？台湾大学才是最高学府。”柳月哪会不晓得，眨眨眼，顽皮说道：“我以为你说‘最高’学府，文化在阳明山，还有谁比它高？”“你真淘气。”柳月撇嘴，继续问：“念什么？”唐少威有一秒的迟疑。“人类学系。”“哈！”柳月不小心笑出来。

“很好笑吗？”唐少威正色。

“笑你不学无术。”“也对，我很少去上课，真的没学，也没本事。”他自嘲。

柳月突然想起自己很久没去上课了，以前拚命读书，想拿文凭的那种劲似乎一点一滴在消失，当初为了自己的兴趣考插大，而后考虑到如果有大学文凭，就可以去当个老师，工作最稳定。现在的生活跟当初预料的差十万八千里，赚钱这么容易，书都不想念了。想到这里，柳月悚然一惊，自己怎么会出现这种拜金的想法？难道她的灵魂已经卖给撒旦。璽感觉到柳月的颤抖，唐少威抱紧她，柔声问道：“冷吗？”“我没有灵魂。”柳月长叹一声。

“灵魂用来做什么？”“用来救赎。”唐少威好奇道：“你不谈钱的时候，想的问题都这么深奥？”“人总要无病呻吟一下。”柳月掩饰道。

“那我陪你。”唐少威亲亲她的红唇。“我是被老爸放弃的小孩，他觉得我无可救药，把公司交给老姊后，他倒放心点。”“你爱玩，念书又鳌脚，只能怪你老爸倒霉。”“你真不给我面子。”“反正你皮厚，不怕。”“这样吧，你是个没灵魂的女人，我是个不争气的浪荡子，从此我们相依为命。”唐少威说的似真似假。

“你说漏了一项，”柳月吻上唐少威湿润的唇，他的味道真好。“从此，我们和钱一起相依为命。”“柳月，我讲得那么浪漫，你真杀风景。”唐少威

低声诅咒，随即覆上自己的唇，响应柳月的热情。

第五章

柳月回套房去整理东西。她与商碧、奈奈平日交情不深，如今要走了，也没有什么眷恋之情，倒是商碧嫉妒、奈奈羡慕的眼神，表达出比较强烈的情绪。

她提着简单的行李，走到楼下等唐少威，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跳进她的眼帘。

“裴裴！”柳月一惊，看了来人一眼。

“丰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她只能呆呆地问。姜丰御这个名字已经消失在她的生活中好久了，今天再见，感觉恍如隔世。

“这才是我要问你的问题，你怎么会住这里？”姜丰御气急败坏地，眼前的裴星浓妆艳抹，一身冰亮的紫色紧身装暴露大部分的身材，虽然有令人屏息的美丽，可是却让他心痛。

要不是从昨夜就守在她家门外，一直跟踪到现在，打死都不相信眼前的人是他可爱清纯的小学妹裴星。

裴星无言，眼前的人，仿佛已是她上辈子的记忆了。

“你看看你，把自己弄成什么样子。”姜丰御双眼充满血丝。

“不然，我还能怎样呢？”裴星露出无奈的笑容。丰御对她好是所有朋友都知道的。早在迎新舞会他邀请她跳第一支舞起，所有的人就认定两人是金童玉女。

长久以来，裴星受到丰御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她也已习惯这样的关系，如果没有这么多事发生，她会愿意跟着丰御，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少女梦幻爱情，但一生起码平凡安稳。可是，事情已走到这个地步，她怎么样也回不到过去的生活了。

“我到学校去找你，发现你没去上课。”为避免尴尬，他试着改变话题。

她这才想起自己荒废已久的课业，刚开学时还勉强去上下午的课，后来夜夜宿醉，即使上课也睡眼惺忪，效果很差。加上她是个插班生，独来独往也没有人来理会她，甚至连期中考也忘了去考，这学期，一定被当得浙哩哗啦。可是，谁在乎呢？功课已经离她好远了，而当初最向往的大学生活也离得好远好远……裴星不在意的撩撩假发，这是唐少威喜欢的发型。她懒得留又长又卷的头发，所以带着假发比较省事。

“你当兵未免太闲了，居然知道我没上课。”“当初多么辛苦的准备插大，现在竟荒废课业，多可惜。”丰御试图打动她。

“我需要钱。”裴星答得干脆。

“再怎么样，你也不需要这种用这种方法赚钱。你要伯母怎么安心？”知道裴星为了母亲才做这样的工作，他心里又是激动又是心疼。

“好，那你告诉我，我要到哪里去筹这笔钱？”裴星咄咄逼人地，她不喜欢现在的自己，更讨厌被熟识的人指责。

“你这样太作贱自己了。”他忍不住出声斥责。

“是，我是作贱自己，这样让我感到自己还有一点剩余的利用价值。”她赌气地说道，沧桑的痕迹爬满脸上。

姜丰御被裴星的神情狠狠揪住，他激动地扯着裴星的肩说道：“裴裴，我真的很爱你。”

伯母的医药费让我们一起去克服，你不要再待在这个地方了。”“告诉我你靠什么？靠你每个月当兵的零用钱？”裴星甩开他的手，口中吐出讽刺而无情的话。

“从我第一次看到你，我就打定主意要好好照顾你，不让你受任何挫折，我已经爱你这么久了，现在，居然要眼睁睁地看着你在这种地方过送往迎来的生活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没有好好照顾你。”姜丰御越讲越激动，他不死心地抓着裴星的手，整个人深陷在痛苦里。

也许半年前，裴星会为丰御的话感动得涕零，但是在这个生活圈混久了，越觉得年少轻狂的情话幼稚得可以，更何况激动的热情怎抵挡得过现实的压力？一瞬间的勇气禁不起时间的磨难，总会轻易死在每天绝望的呼喊中。

“别把自己想得太伟大，我不是你的责任，也不是任何人的责任。”裴星决定断绝丰御所有的希望，于是残忍的开口。“而且，你未免太过度膨胀了，从来，我就没有给过你承诺，请你不要自作多情。”“我不信！”丰御摇头。“如果我们好好发展下去，一定可以的。”“都过去了，现在我明白的告诉你，我们之间不可能了。”裴星燃菸，她讨厌这种局面，真是伤人。“这种堕落的生活是我自己选择的，我已经不是你认识的裴星了，放弃我吧。”“我会为你提供一個遮风避雨的避风港，等你倦极归来。”丰御仍顽固的不肯放弃。

裴星轻笑道：“我现在需要的不是避风港，而是一栋无坚不摧的堡垒。或者说，我是一艘大船，你的小港口容不下我。”她知道说出这些话很残忍，但是这样对彼此都好。

“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无情？”姜丰御因裴星越来越冷的话语感到绝望，他突然自背后紧紧抱住裴星，希望能抓住最后一点余温。

突然间，一阵蕴涵怒气的声音冷冷地插了进来：“放开她。”刚走下跑车的唐少威，适时将这一幕收入眼底。

姜丰御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拉离裴星，于是不得不正视眼前的男人，他脸上的怒气使得英俊的外表罩上一层寒霜，右手则占有性地环住裴星的腰，力道之猛，使得裴星脚下一个踉跄。

唐少威亦打量着对方，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可以给他这么大的威胁感，对方瞪视他的眼神发出熊熊烈火，全身散发出骄傲不驯的气质，他的年纪看起来很轻，而且绝对是热情洋溢那一派的，这样的人适合在校园里迷倒满脑子浪漫思想的小女生，怎么可能会出现在柳月的生活当中？到底柳月还有多少面是他不曾知道的？想到这里，他不禁握紧拳头，嫉妒的虫子咬紧心头。他气得很想杀人，对象也许是面前的男人，更大的欲望是杀了柳月。

裴星不希望两人有任何冲突，当机立断的挽起唐少威的手，对着丰御甜笑道：“你走吧！我的主人不喜欢他花钱的玩具被多霸着一分钟，再见！不，我们以后不会再见了。”裴星潇洒地坐进跑车，将丰御的身影，远远丢在脑后。

唐少威将对方的身影牢牢刻在心中，狠狠地再瞪视一眼之后，才僵硬的走向裴星。

“裴裴……”姜丰御怒吼的声音回荡在绝尘而去的跑车后面。

裴星在这阵呼唤中听到难过与绝望，艳丽的脸上顿时浮现浓浓的愧疚。她太伤他了。

银灰色的跑车平稳地行驶在中山北路上，唐少威一言不发，有力的臂膀握住方向盘，眼神冰冷地盯着前方，阴沈的模样令人害怕。

柳月觉得气闷，便按下窗户透口气。

“他刚才叫你什么？”他看得出来那个男人对柳月用情很深，他们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过去？柳月没有心情搭理，她的心情糟透了。

“我在问你话。”他低吼。

“我没听清楚。”她淡淡地回道。

唐少威突然紧急煞车，高速煞车发出尖锐的声音，柳月没料到他会有这么突然的动作，一不小心撞到挡风玻璃。

“唐少威，你发什么神经病。”柳月气得大喊，额角隐隐作痛。

唐少威扳过她的身子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那么说？”“说什么？”她烦躁地回问，刚刚讲那么多话，谁记得是哪一句？“玩具！”唐少威以为柳月装傻，声音不觉提高了十分贝。

“我以为自己与玩具的差别只在于我有生命而已。”“他是谁？”他抑下即将爆发的怒火，沉声问道。

“不关你的事。”她今天心情不好，连敷衍都觉得委屈自己。

这个男人的出现让他彻底失控，而柳月的表情和态度更是火上加油，他以狂风暴雨的方式吻着柳月，态度之凶恶，明显是为了惩罚。

柳月简直不能喘气，突然一阵痛楚袭击她的神经，这个粗暴如野兽的男人咬破了她的嘴唇。

柳月狠狠地推开他，狂怒的眸光像是一把把碎着毒的箭，希望箭箭穿透唐少威的心，她觉得好屈辱，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下贱得要命。她开始讶异这几个月以来，自己是用什么方式谋杀自己，她不是一个人，只是一件东西。

“既然你是我的玩具，我绝不会和别人一起分享。”唐少威不理睬她含恨的眼神，口气冰冷地威胁道。

“是吗？玩具再新颖也有玩厌的时候，也许他可以预约下一个。”柳月回以同样的冰冷语气。

“他敢？！我不曾让他得逞的。”唐少威不安地大吼。

柳月太累了，累得听不出唐少威浓烈的嫉妒。她不想再与他争执，现在的她没权利也没立场跟她的金主争执，此刻她有着深深的无力感，明明爱着对方，却得让自己像个傀儡般人受人摆弄，不能倾泄一点点的感情，就怕他轻视与厌恶的将她一脚踢开。

她不能像正常人般谈恋爱，只能卑微地把一切感情隐藏在可鄙的金钱交易下，她好累，真的好累。她现在的身分根本没资格发脾气，充其量只是个受宠幸的妓女罢了。

擦着嘴角沁出的血丝，她无力地说：“你总是要放开我的。”“如果不放呢？”他挑眉，不驯地望着她。

柳月惊讶地看着他，难道他这么生气是因为在乎我？“少威，不会吧？难道你对我动情了？”“反正我不喜欢别人碰你。”唐少威忽然俯下身舔着柳

月受伤的唇角，刚刚太激动，居然咬伤她，这真的不是他的本意，但他还没学过如何向人道歉。

唐少威式的温柔，永远能够简单化解争执。“啧啧！占有欲这么强。”柳月拨拨头发，续道：“你出手这么大方，我半步都不会离开你的，到哪去找这么好的金主？”才刚升起的志气与羞耻都消失了，本来应该是拔出这个混战的时机，但是一个认知毁了这个机会。柳月清晰地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浪子，同时也绝望地体验到这份爱立足在多么卑微的起点上，就算唐少威可以回报，却永远不会使两个人平等，她应该抽离这个泥淖的，但是，爱情有什么道理？她决定选择陷入。

此时，唐少威不愿意有任何力量将柳月从他身边拉走，柳月是他的。他这辈子从没有对一个女孩子起过这么强烈的占有欲，而今，他知道什么叫嫉妒了。这是他二十六岁的生命中，最为陌生的感觉。要阻挡这么多虎视眈眈的垂涎者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她藏起来，即使柳月只视他为金主，他也不介意。

裴星削着苹果，并细心地切成小块，喂给床上的母亲吃。

“辛苦你了。”永丽噙着泪看自己的女儿。

“妈，你说的是甚么话，手术这么成功，再过不久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”

裴星忍着夺眶的泪水，笑着对母亲说。

“可惜一个清清白白的好女儿，被我这样拖累。”裴星并没有隐瞒母亲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因为她知道这笔庞大的医药费不是随便的理由就可以搪塞的。从小由于和母亲相依为命，她们的感情很好，甚至像对方的朋友，可以吐露所有的心事。

“你还说。”裴星佯怒。“我现在很好，也没人占我便宜，而且我现在也不上班了。”永丽不安地问：“他对你好不好？”裴星强打起精神，虽然她告诉了母亲唐少威的存在，但为了要她放心，裴星不得不撒了点谎，她说唐少威因为太爱她，所以为她“赎身”，并且打算跟她结婚。

“他非常温柔体贴，眼里只有我一人。”这是部分实情，他在床上时相当温柔，而且这阵子有她的陪伴，他已不再找别的女人，这种情形让她有幸福的错觉，可惜除了性关系，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维系。

他虽然不被父亲重视，但每天也很忙碌，忙着应酬，也忙着与酒肉朋友玩乐，她常常几天碰不到他，就算回家，也大部分在床上缠绵。她不会太在意的，知道自己要安份当着情妇，直到他厌倦的一天。想到会有这一天，裴星的身体忍不住发出一阵轻颤。

“这样就好，那……你爱他吗？”永丽问出了自己的疑问。她深怕女儿为了钱嫁他，平白葬送一生的幸福，每次想到这里，她就忍不住心痛，更痛恨自己的病害了女儿。

知道母亲的忧虑，裴星展露出最灿烂的微笑。“很爱，每次只要见到他，我的心就跳得好快，想到能与他厮守一生，心里就很甜蜜，如果跟他吵架，就感觉世界仿佛要毁灭。”这是实话，她的情绪起伏的确跟着唐少威。

永丽放心的笑了，这的确是恋爱的感觉，她的女儿恋爱了。

“什么时候结婚？”裴星像被打了一巴掌，当初为了安慰母亲撒下漫天大谎，现在怎么圆？“下辈子吧。”她在心里苦笑，唐少威不可能娶她，他的对象应该是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、豪门淑女，绝不会是卑微的她。

“再过一阵子吧，他最近很忙，空不出时间。”只好走一步算一步，等母亲身体大好后，再把实情告诉她。

“再忙也不会比结婚重要啊，哪天得见见亲家翁、亲家母，合计合计结婚的事，他家还有些什么人？”永丽兴奋地计划着。

裴星觉得好笑，八字都还没一撇呢！她亲热地搂着母亲，说道：“妈，拜托你现在专心养病，一切等你出院再说好吗？”“看你一点都不急，到底是谁要结婚啊。”永丽笑瞪女儿一眼。

“是是是，母亲大人教训得太好了，我马上检讨。”裴星笑容中有着母亲察觉不到的哀愁。

“该吃药喽。”温柔的护士轻声打断两母女和乐的气氛，她很喜欢这对母女，除了同样亮丽出色的外表外，她们还有着亲密的感情。

“李小姐，谢谢你照顾我妈。”裴星诚挚地说。

“这是我该做的，我也很希望伯母能早日出院啊。”三人的病房中，流动着融洽的气氛。

裴星百无聊赖地盘坐在电视前面。搬来唐少威的住所后，她每天的时间突然多出很多，而且唐少威给她很多钱，简直把她归类为拜金族，为了不让他失望，她便常常上街挥霍。

母亲快要出院了，钱对她的吸引力已经减少，她也不再爱那些无用的珠宝、钻石，甚至华服，反倒怀念起念书时穿著衬衫、牛仔裤，干净着一张脸，从来也不必担心要随时补妆。

走在大街上，看到行人来去匆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，她觉得自己像米虫，除了吃饭、花钱，就什么都不做，既没理想，也没未来。

她游魂似的在大街上闲逛，最后还是像游魂似的回家。她什么也不想买，购物花钱让她觉得索然无味，于是她叫精品店送来型录，挑一些唐少威希望看到她打扮的类型，希望她穿戴的首饰珠宝，尽可能的，她把自己当成洋娃娃，任一堆俗艳的东西挂在身上，她知道，唐少威很满意每次宴会时，他那群朋友又妒又羡的眼光。

想到那些宴会就让人好笑，所谓的上层名流社会充满着华丽与虚假，男人带来的女伴没有一个是原配，全部是外面的女人。时代真的变了，情妇不再偷偷摸摸，反而是大方的献宝。女人窝在一起比的是“名牌”竞赛，谁身上“挂”的牌子越贵，就越抬得起头，她应付得很称职，可是好累。所以，她宁愿天天待在家，不出门，不和那些女人喝茶联络感情，就算每天在电视前当植物人，自己也觉得稍微有点意义了。

唐少威淋浴出来，赫然看见梳妆台前一团假发。认识柳月这么久，今天才知道她戴假发，他突然升起一阵厌恶，这便是他不喜欢和同一个女人维持太久关系的缘故，相处久了，什么不堪的缺点都会慢慢浮上台面，想到柳月也许秃头，又或许有一堆缺点，他就无法忍受。

他忍不住拎着假发走到客厅。

柳月听到声响，回头望望他。

“你拿着我的假发干么！”柳月觉得奇怪。

唐少威惊奇地看着眼前的可人儿，原来她削着这么短的头发，她的后脑勺还因为太短的头发而呈现青青的痕迹。头一次，他发现柳月好年轻。

柳月低头看着自己，很整齐的装扮呀，那他在看什么？“有什么新发

现吗？”她忍不住问道。

唐少威突然从背后紧紧地抱着她，深深吸一口她的气息，很浓烈的香味，她每天都擦着香水，可是不同于别的女人，她的香水总是特别又神秘。

“你的头发好短，真可爱。”柳月笑说：“你不是一直喜欢长发美女，害我每天戴着假发，挺不舒服的。”“原来你是为了我，真是荣幸。”唐少威有点得意。

柳月毫不在意的接话。“我一直都是留短发的，工作时为了伺候你们这些大爷们，天天变化发型，我还有很多顶，你要不要看看？”唐少威抱她的手一紧，冷声道：“少提别的男人，你现在只能想我一个人。”他讨厌去想柳月曾经是“名流”的小姐，曾经周旋在贪婪她美色的猪哥堆中。不过说到“名流”，倒让他想起一件事。

“你知道王铭磊死了吗？”柳月震惊不已，那天在医院他还挺有精神的，怎么突然说走就走？！“太令人意外了。”柳月很难过，毕竟他曾经很照顾她。

“在外面玩就要小心一点，否则一不注意就把命给玩掉了。”唐少威和他没什么交情，所以很客观的分析着。

柳月狠狠地瞪他一眼。“你这种玩法跟他不相上下，让小心的是你。”唐少威突地把柳月转着面向他，邪邪地说道：“我一向小心，更何况，现在我只有你一个女人，觉得光荣吧？”“是，我该感激涕零，多谢你的宠爱。”虽然早就知道唐少威最近只有她，心里仍然沉重。

他们之间很少聊天，唐少威总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睥睨她，总觉得她低他一等，好象他愿意收她同居，是一种施舍，也是一种恩宠，巴不得她最好跪在他脚下摇尾乞怜，甚至该感恩地吮他的脚趾头。

柳月讨厌这种感觉，但是无力改变什么，本来嘛！一个等于用钱买来的女人还要要求什么待遇？甚至她已经习惯，只要待在唐少威身边一天，就不去思考未来。

“为什么每次都化这么浓的妆？”唐少威看着柳月，住在一起挺久的，他没见过卸妆的柳月。

“是你自己很少在家吧。”柳月将唐少威的手放在手中把玩，他的手大而宽厚，几乎是自己的一倍。

“好厚的粉啊，有没有一公分？说不定我从你背后一打，会掉下来一张面具。”唐少威空出一只手，轻捏柳月的脸颊。其实他不喜欢看素着一张脸的女人，因为他以前曾经交过一个电影女星，长得美而且被捧得很高，有一次心血来潮早上跑去找她，看见一张睡眼惺忪的脸孔，还以为是她家的菲律宾女佣，想不到竟是她本人，害他从此离她远远的。

女人用化妆品掩饰岁月的痕迹，也用化妆品制造第二张脸，并不介意柳月的浓妆。

两个人的吸引从容貌开始，要是自己其貌不扬，哪得他的垂爱？柳月轻轻冷笑，唐少威很少碰她的脸，原来是嫌妆太浓，这倒是一个好的护卫法，每次唐少威吻她总令她心荡神驰，完全超越做爱所引起的情热。所以她宁愿忍着化妆带给皮肤的不适，也不要被唐少威一次次探到内心的深情。

“化妆有什么不对？”柳月慵懒地反问唐少威。“你平常穿不穿衣服？”

“废话，当然穿。”“这就对了，我的妆就像是我的衣服，要是没化妆就像没穿衣服，根本不敢见人。”唐少威恣意浏览柳月丰满完美的身材，眼中已氤氲着欲望，双手更是蠢蠢欲动。

“哦，不敢见人？”柳月太懂他的欲望，这辈子别奢求两人能规规矩矩说上一阵子的话。

她转身，魅惑地笑道：“是，不敢见人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见。”话都没说完，唐少威早已迅速除去柳月的衣服，两人沉醉在激情的缠绵中。她总是能令他发狂的想要她。

和柳月在一起的生活随时充满新鲜与刺激，唐少威觉得一辈子也不会厌腻她，这个想法使他又喜又忧。柳月不是什么好女人，和她在一起无异是大家玩玩，可是内心却有个声音冷嘲他，叫他别自欺欺人，根本不是这回事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父亲的发怒让他有值回票价的快感。

“外头传说你跟一个风尘女同居，是不是真的？”“消息传得可真快。”唐少威没有否认。

“你这个孽子，存心气死我。”唐万林的脸胀成猪肝色。

“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你的女人还不是一堆。”“所以你有样学样，甚至青出于蓝胜于蓝是不是？”唐少威英俊的脸上尽是倨傲。“至少我不会让我的妻子忍受这些。”唐万林的发妻，也就是少威的母亲，当初是以商业利益为前提的情况下结合，由于没有爱情，自然也留不住老公放荡的心，所以一生受尽冷落，最后寂寞成疾而死。

唐少威从小就受够了这种家庭关系，他一辈子也不想原谅父亲，甚至竭尽所能地让他失望。当初考大学，父亲看他高得吓人的成绩，笃定儿子可以进入台大最好的商学系，可是他居然只填什么人类学、考古学之类，存心把他气个半死。也因此，父亲对他几乎彻底失望。

“好，你行，只要你不是认真到想结婚，败坏我的面子，我也懒得管你，就当 I 生了个废人。”他说完，便拂袖而去。唐万林不想让一生的事业败在这个逆子手上，还好有先见之明训练长女，让少蓉足以担当大任。

面对父亲的轻视，唐少威愤怒异常，但是他宁愿选择堕落的方式伤害父亲，以表达他内心的不满。

他刚刚说什么来着？结婚！让唐少威唇边浮起一抹残酷的冷笑，或许这是个气死老头的好计策，反正有柳月陪伴，想来这辈子也不会太无聊。

他很早就已经不相信爱情了，女人只是陪衬，如果一定要选择的话，良家妇女、大家闺秀未免无聊，自己这一颗狂放不羁的心，说不定会步上老头的后尘，把贤慧端庄的太太逼死。像柳月这种势均力敌的玩伴说不定是很好的对象。

他强烈的要柳月，却不认为自己爱上她，一方面是因为轻视她的身份，一方面是不想堕入爱的泥淖，于是坚持与柳月只是肉体的吸引，再无其它。念头一转，唐少威便开始估量这件事的可行性。

想着父亲铁青的脸，他开心地笑了起来。

第六章

“少威，我明天要去一趟香港。”裴星一回到板桥家中，就收到圣安医院

的电报，一阵不祥的预感登时袭上心头。

“你母亲的病情有变？”柳月曾经告诉他母亲在香港治疗，前一阵子还说开刀顺利呢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大夫上星期才说手术非常成功，怎么突然来了电报？”裴星忧心如焚，本想下个月就去接母亲出院，不知到底有什么变化？唐少威从没见过这样的柳月，忧愁占满她整个脸庞，楚楚可怜的神态令他兴起一股保护欲。

他将柳月带进怀中，柔声说道：“你别担心，要不我明天陪你去一趟？”柳月感激地望他一眼，有这样的心已经足够，不枉自己掏心交换。

“不要紧，我自己来回香港这么多次，何况医院方面也没说什么，我会尽快回来。”“别忘了打电话给我，宝贝。”“是的，主人。”柳月甜蜜一笑。

已经过了一星期，柳月仍然还没回来，仅在电话中简单说着母亲情况有变，她的声音疲惫，却也不说发生什么事，害他惶惶不安。唐少威强烈的感觉失落，平时都是柳月在家等候他的归来，他理所当然的接受柳月细心的照顾与陪伴，这一次她也不过离开一星期，居然带给他寂寞的感觉。是否要柳月分分秒秒都在身边，才能挥去内心不安的感觉？他恐惧的发现柳月带给他的影响力，莫非自己真的爱上她了？难道他真的愿意为了一颗星星，放弃整个天空？这几天他反复思量，两种情绪不断在心中战斗。

终于，在一个失神的下午，他冲动地买下一枚钻戒。“就当自己爱她吧！总好过现在患得患失。”他像宣示似的向自己说。

夜里回到家，他又得面对一室的清冷。两天前他接到了电话，柳月说明晚就回来，他急切地希望听见柳月说她想他，可是柳月只简单说着时间，然后没什么精神的挂了电话。

唐少威越想越不甘心，他为她担心紧张这么久，她的表现居然那么冷淡，难道除了柳月之外，他已不再对其他女人有兴趣？想到柳月会用什么胜利的表情看着他，就令他难以忍受。在不经思索下，他的手已率先动作，拨下一组电话号码。

“青艳，我要你现在到我这儿。”

拖着疲惫的身躯，裴星早一天返回台北，多日未曾合眼的疲倦涌上心头。她从没有这么累过，一切的挽回、挣扎竟付诸流水……母亲还是走了。

本来母亲的手术那么成功，连尼尔森大夫都赞不绝口，居然因为实习医生在处理善后的工作时，疏忽大意的发生血液感染，最后病毒迅速蔓延全身，在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星期内夺走母亲的生命。

她在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的瞬间，看到她的舍不得与不甘心，裴星痛苦的晕了过去，醒来时即被告知母亲已经过去，还有另一个震惊的消息：她有了一个多月的身孕。乍听到两个极端的讯息，她哭得柔肠寸断，强烈的情绪在内心翻腾，连见惯生死的医生们都忍不住鼻酸，在医院方面的协助下，裴星在香港坚强的处理善后，便带着骨灰，一刻也不想留在伤心地，补位上了飞回台北的班机。

“妈妈，你安息吧！我会带着小宝贝，当作是您生命的延续。”裴星此刻，最想见的就是少威，她要向他倾诉心中的痛苦，躺在他的怀里好好哭个一天一夜，她相信少威一定会温柔地安慰她。

即使他说过爱她，裴星心里仍觉得不踏实。他这个情场浪子，真的会为她驻留吗？

下了出租车，裴星站在大厦门口。她并未把母亲的消息透露给少威，因为她希望能够亲自告诉少威，让他好好地安慰她。

“少威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”突然间，一阵强烈的孤单袭来。她甩甩头，走进门去。

客厅的灯没开，唯一的光线由卧室内洒出。也许少威睡了。裴星轻声地走近卧室，虚掩的房门正好足以让她看清床上的景象：两具交缠的人体。

裴星全身忍不住的颤抖，晕眩的感觉使她举步维艰，她木然地瞪着眼前的情景，听到一颗心滴答滴答的流血声。终于，在听到女性欢愉满足的吟哦声后，整个心全部破碎，她没有去打扰谁，仍冷静地走出大门，只是未合的镂花铁门泄漏出了她震惊的心情。

裴星忍不住的发抖，以至于下楼梯的时候跌了几次，在奔出大厦后，终于忍不住呕吐起来。五脏六腑似乎全部翻搅了一番。此刻，连她世界里的最后一块基石也崩塌了。强忍的泪水突然排山倒海涌上来，她边走边掉泪，凌晨三点的街上没有人可以救她，终于，她仆倒在暗巷里，凄厉的哭叫声回荡在夜色中。

“你走吧！”唐少威扔下一笔钱，准备走向浴室。

“少威，你是怎么回事，难道是嫌我不够好？”青艳的脸上有着明显的受伤表情。

“不是的，总之，你走吧。”唐少威不想告诉她，虽然刚刚在床上压的是她的躯体，但是眼前心下所想的都是柳月，虽然青艳的脸蛋身材都是一流，可是他只想要柳月，除了柳月，任何角色在他眼中都如草芥。其实自己早就知道了，只是忍不住想证明一下。

唐少威露出迷人的笑容、看得青艳痴迷。

接着，他用迷死人的声音说道：“明天，我会向柳月求婚，除了她，我不要别人。”青艳的嘴张成大大的O字型，她怀疑自己有没有听错？！“你要娶柳月。”“没错，我爱她。”青艳又羡慕又嫉妒，柳月真不是盖的，居然能够让情场浪子愿意走进婚姻的枷锁。

“我真嫉妒她。”青艳诚实地表达她的想法。

唐少威笑笑。“带走你的东西，我不要柳月回来发现你来过。”他说完，便径自走向浴室。

青艳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出去，自己的姊妹找到归属，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，想到自己还在红尘里打滚，不免一阵悲哀。

“咦？昨晚进来时忘了关门？”青艳望着未阖上的镂花门，疑惑地嘟囔着。

这个世界没多少奇迹，也没太大的罪恶，裴星悠然醒转后，仍是在暗巷中。她起身拍拍身上的尘土，脸上没有任何情绪起伏，只是轻声地告诉自己。“我的堕落生活结束了。”她走出巷子，招部出租车，往最近的饭店去过夜。

唐少威赞赏地看着柳月，蝉翼般的黑丝缎睡衣也许使一个女人冶荡，

但是穿在柳月身上，反而衬托她无懈可击的身材，一张脸经过细心的描绘，明艳照人。今天，她美得很慑人。

唐少威紧握一下口袋中的钻戒。“难不成她有神通，知道我要向她求婚？”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，怎不让我去接你？”如果告诉他我昨天就回国了，不知道他会是什么表情？虽然这么想着，口中却说：“今天七点才下飞机，反正车子方便，不必麻烦你。”“你妈妈情况还好吧？”“还好。”唐少威没有注意到柳月黯然的眼神。

“医药费有没有问题，我给你的钱够吗？”“够多了，够我下半辈子不愁吃穿。”柳月笑得很空虚——“别这样说，我愿意买下一切送到你脚边，只要能得到你的欢心，你的爱。”唐少威热切地说。

“买我的真心？买我的爱？”柳月摇摇头。“这些不能用买的。”“那我们来交换如何？”唐少威吻着裴星敏感的耳垂，轻声呢喃。“我爱你，柳月，我真的爱你。”多不值的爱啊！

柳月暗自冷笑。昨天拥着别的女人，今天却说爱我，爱情真是廉价。

“少威，你只爱我吗？”柳月腻在唐少威的胸膛说道。

“我只爱你。”唐少威的手指划过裴星的背，满意地发现柳月在他怀里一紧。

“男人的爱太容易说出口，令人不敢苟同。”“你不相信我？”“相信，这有什么好怀疑的，你让我下半辈子过得无忧无虑，这样我就很满足了。”“柳月……”唐少威隐约感到异状。

“别说了，今天真是特别，我要你永远记住。”柳月勾住唐少威的颈项，印上他湿热的嘴唇。“这种感觉会让我一辈子魂牵梦萦，少威……”柳月身上浓郁的麝香，使唐少威心荡神驰。“柳月，你用香水挑逗我。”“没错，这是‘魅惑’，专门用在午夜的调情。”柳月慵懒的嗓音带着浓烈的欲望。

于是，再也没有人言语，他们双双进入前所未有的狂热殿堂。

唐少威心想：明天吧，明天再将戒指给她，到时候她就会相信，这一生我唐少威只爱她一个女人。

望着床上熟睡的少威，满足的微笑使他显得孩子气。裴星知道，她永远会怀念这个男人，虽然他不可信赖，她却无法不爱他。

换上便装，她提着早已收拾好的行李，在心中说道：“少威，你给我那么多钱，也买给我许多东西，我绝对会用得理所当然。至于爱，”裴星走向梳妆台，拿起 Chanel 艳色口红，毫不怜惜地写下最后留言：“MyLoveNoSale”。

血红的字母穿心而过。时下流行“Loveforsale”，而你，唐少威，裴星轻声说道：“我要你跟我一样记得，我们之间只是一场接一场的交易，不配谈爱。”就这样，裴星毅然地走出唐少威的生命。

第七章

推开“回家”的门，唐少威一眼就望见裴星。

“唐先生。”裴星这个星期都跌在回忆中，忍不住拚命想他，此刻见面了，倒有一丝怔然。再见唐少威，恍如已隔世。

“叫得如此生疏，好象你真的不认识我一样。”唐少威讥诮地说。

裴星收回心神，敢情他是想要来报仇？笑话，这件事到底是谁错！装着一副受害者的模样。柳月这个角色已经彻底死亡，没有人有资格拿这段记忆来质疑她。

“唐先生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我的确是上个礼拜才认识你的，我想我的称呼十分得宜。”“原来你也像那个香港小姐一样，得了选择性失忆症，忘记我们曾有亲密的过去。”唐少威眼中透露浓浓的欲望，看得裴星心底悄然一动。

她转身为他倒了杯酒，企图掩饰紊乱的心情，再转身时，已是一脸的平静。

“人一生的回忆太多，我只记忆值得的，而阁下，”裴星妩媚地笑道。“我实在想不起来在哪儿认识你这一号人物。”裴星没说谎，这些年来她给自己的功课就是忘掉这个令人伤心的情场浪子，既然改变不了他，就选择忘了他，免得自己越陷越深。

唐少威脸色铁青。她不但绝情，还睁着眼睛说瞎话。“对于一个长达半年的床伴，你居然会没有印象，大概是入幕之宾众多，让你扳着指头都数不完。”“唐少威，你太过分了。”裴星气得脸色发白。

“我有说错吗？当红的‘名流’之花柳月小姐，恩客之多，恐怕不是平常人可以想象的。”唐少威讲得咬牙切齿，即使他早知道六年前裴星就离开“名流”，但是嫉妒的无名之火仍烧得他毫无理智。

裴星想把面前的酒向他泼去，却只是拿起酒杯，狠狠地喝了一口。她庆幸多年来工作上的训练，让她能够在瞬间冷静下来。

“谁怕谁？我已不是小孩子了，想拿话激怒我？”裴星在心里冷笑，唐少威是最没资格指责她过去的人。

“你说我是‘名流’的小姐？”裴星拿出与客户周旋时冷静的面孔，字字清晰地询问。

“你终于承认了。”唐少威露出讽刺的表情。

“在‘名流’这种俱乐部工作，不是酒女就是妓女，总之，就是婊子之流的欢场女子。”裴星讲得云淡风轻，过往堕落的岁月显然已伤不了她。

反倒是唐少威一阵心痛，她说的是不堪的事实。“没错，你还是手段最厉害的一个。”裴星凌厉地注视他。“好吧，我们来说这个柳月，你三番两次对她表露强烈的恨意，她到底做了什么？”唐少威一怔，她做了什么？能告诉她原本打算要娶她，连戒指都买了，准备向她这种淫荡的女子求婚，不在乎她的过往，只因为世界上这么多女子，他只为她动心，愿意结束单身生活？而该死的她居然玩弄他，就在那个清晨离开，醒来后，只见梳妆镜上血红的“myLoveNoSale”冷冷地嘲笑着他。不了，傻瓜才会被同样的石头绊倒两次。

他冷冷地开口。“她是我的女人，在我还没有玩腻前，居然私自叛逃。”“在你的纪录中，这是罪无可赦的事？”裴星齿冷地接口，原来自己只是他群芳谱中的漏网之鱼，呵！可笑。

“没错。”唐少威紧紧地盯着她。

裴星突然笑了起来，笑得很狂妄，很尖锐。“这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，你居然要求一个欢场女子忠实？”裴星漂亮的眼眸散发出轻蔑的讯息，

她不畏的开口。

“是你沙猪主义过于旺盛，还是男人自尊放不下，一个情场浪子居然要求欢场女子忠实？”唐少威握紧了拳头，脸上突出的青筋显示极度压抑的怒气。“你懂不懂什么叫羞耻？”“唐先生，我们现在谈的是“名流”之花柳月，我是裴星，可别搞错对象。”裴星收起笑容，眼神清冷地回答他。

她变了，不是外表的变化，而是成长，不仅成熟智能，也冷静无情。面对这个全新的认知，唐少威的心整个骚动起来，她不再是任人揉捏的欢场女子，而是有个性、拥有自主权的现代女性，他对她起了莫大的兴趣。

“如果重新赢得她，说不定是个很好的挑战。”他淡然一笑。

“反正你是抵死不承认柳月的存在。”唐少威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望向裴星。

裴星耸耸肩，不置可否。

“好，”唐少威好整以暇地说道。“裴星，初次见面，我叫唐少威，想跟你约会，明天有没有荣幸请你共进午餐？”裴星吓了一跳，他在搞什么鬼？“我没空。”她不假思索地回道。

“那明晚呢？”“我有约。”裴星摇头。

唐少威并不生气，只用一种深思的眼光看着她。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我总会等到你有空的那一天。”唐少威自信满满地宣布了两个人再续前缘的誓言。

“唐先生，有一位傅程岳先生没有预约，但要见您。”秦秘书以职业化的口吻叙述着。

“让他进来，取消中午以前的约会。两杯咖啡，我不要人打扰。”唐少威简单下了命令。

秦秘书点点头，走了出去。

一会儿，傅程岳悠哉走了进来，他的举止优雅而从容，俊美的脸庞，高挺的身材，站在英气逼人的唐少威身边，一点也不逊色。

须臾，秦秘书端着咖啡进来，看着两个旷世美男子并列，即使见惯大风大浪的她也不禁怦然心动。她的老板俊朗而英挺，这个傅程岳俊美而充满贵族气质，两人风云际会，竟是不相上下。

“秦秘书，你可以下去了。”唐少威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。

“是。”多年的训练令她不致脸红，她急步退去。

“有结果了？”唐少威问。

“当然，看是谁出马。”傅程岳一点也不谦虚。

唐少威相信他。与他结识充满传奇性，他的背景也是神秘的不可测量，古老的家族养成他一身的贵气，年纪轻轻不但身手不凡，更以追寻世上稀奇古怪的事为一生职责。

“少废话，她们是同一个人吧？”“没错。”即使他早就这样认为，如今确定了，还是不免一阵激荡。

“详细告诉我吧。”唐少威坐进真皮大椅，准备听傅程岳的报告。

傅程岳一屁股坐上大大的办公桌，望着卷宗里一张张照片，这个裴星真是标准的美人胚子，从小学、中学、五专、大学的毕业照，容貌由可爱稚嫩慢慢蜕变成清丽绝俗。还有一张他自“名流”过气女郎处得到的照片，照片中的裴星回眸一笑，慵懒的神情艳光迫人，一身黑色短礼服将曼妙的身材

展现无遗。这样的人间绝色难怪会让唐少威动心。

“啧啧啧！好一个美丽的女子，真是我见犹怜。”傅程岳故意揶揄道。

唐少威将照片一把抢了过去，狠狠地瞪着傅程岳。“她是我的女人，你别想动她。”他望着照片，怔怔的失了神。

傅程岳吐吐舌头，他没漏掉唐少威眼中浓烈的爱意，认识他这么久，今天才知道原来他还有七情六欲，看他毫不掩饰的占有欲，还是少惹为妙。接着，他开始述说调查的结果。

“裴星的父亲死于她六岁时，与母亲相依为命，商专银保科毕业后，插班考进大学中文系。”他知道唐少威想知道什么，所以挑重点讲。“在她入学两个月后，母亲因脑瘤住院，其间为了筹医药费，她曾在成衣厂、游乐场、KTV 打工，后来进入“名流”，化名柳月，同老板王铭磊借贷两百万元，目的是为送母亲至香港圣安医院就医。”知道当初柳月拿很多钱为母亲治病，也曾多次进出香港。自己过去从不曾问起柳月的真实姓名，也没有问过她母亲在香港哪家医院，其实仔细思考，在一起的那段时间，他只在意自己的感受，很少去关心她的身世。等到她离开时，虽然动用所有的关系寻找她，依然音讯渺茫。

“那几家侦探社真无辜，平白被你逼着关门，你什么数据都无法提供，简直要他们大海捞针嘛。”唐少威当时太愤怒了，根本没想那么多，如今想想，实在莽撞。

“那时王老板死了，也没留下她的数据，“名流”之大，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她本来住哪，叫什么名字，她也做得太绝了。”傅程岳找过当时的“名流”小姐，她们都说柳月独来独往，行为神秘，可是唐少威也不对，跟人家同居半年，居然连对方的基本背景都一问三不知，活该现在要受折磨。

傅程岳继续说道：“她有数次出境纪录，都是前往香港，据六年前最后一次纪录来看，她回国的日子，正好是你说她离开的前两晚。”唐少威笑了一下。“你还真不是普通的神通广大，连六年前的出入境纪录也弄得到。”随即像想到什么似的一惊。“不会吧？她是离开我前一晚才从香港回来的呀。”她提早回来怎么没告诉他？难道，她回来过？前一晚他做什么荒唐事自己还记得，不会这么巧吧？看着数据，傅程岳不掩饰脸上怜惜的表情。“她真是一个可怜的女孩子，我调出圣安医院六年前的数据，发现当年裴小姐的母亲手术顺利，却在手术后一星期因人为不慎，伤口感染而死亡。她独立一人在香港处理善后，然后带着母亲的骨灰回台湾。”“什么！你说她母亲死了？”唐少威无法形容自己的震惊，也就是说裴星那一晚是带着丧母之痛离开的，她为什么不说？想到她一人独自承受痛苦，唐少威的心不禁痛得拧起来。

仿佛嫌唐少威的震撼还不够，傅程岳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裴小姐太令人印象深刻了，据圣安医院当时看护她母亲的李小姐口述，她母亲死亡的时候，裴小姐受不了这个打击，还因此而昏倒，据医生诊疗后才发现，”傅程岳望着唐少威专注的眼神。

“她已经有了一个多月的身孕。”唐少威钉在原地，双手不自觉地握成拳，隐然的怒气随时有爆发的危险。一个多月？！

是在与他同居的期间。该死的裴星，她到底隐瞒多少事。

“那是我的小孩。”唐少威的声音挟带着雷霆万钧的怒气。

傅程岳好整以暇地看着他。“我想也是。”“他现在在哪？”傅程岳摇摇头。“我查过裴星的户口，她没有小孩，也没有结婚。”唐少威暴怒地揪住傅

程岳衣领。“你是说她拿掉我的孩子？”傅程岳冷静地把狂怒的唐少威丢回真皮椅上。“没有纪录，我也不知道，你可以去问她本人。不过，”他决定给唐少威一点好消息。“自她离开后一年，完全没有消息，也不在唯一的亲戚阿姨家，好象凭空消失了，一直到隔年九月，她复学完成大学学业，进入“财星”周刊，如今升到主编，投资了股票倒也赚了不少，前两年与大学同学开了一家叫“回家”的店，我去过一次，很特别。”以后的情况不必多说，想必唐少威都知道了。

“我晓得了，谢谢你的鼎力相助。”今天得到太多的冲击了，唐少威的心情混乱得不得了。

“你知道她为何离开你？”唐少威摇摇头。“我还没有很清楚的概念。”傅程岳深思后说道：“这其间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”唐少威想破脑袋也不知裴星为何突然离开。难不成她另结新欢？想到这里，他不禁怒气勃发。

傅程岳不愧与他相交多年，马上知道他在想什么。“不，不可能，这些年来她一直单身，不过倒有一个男朋友。”傅程岳拿出一张前几天拍的照片，在咖啡厅中，和一个男人正高兴的谈笑。

唐少威一眼认出那个男人，他危险地眯起眼睛。一次，他见过那个男人一次，就在当初裴星套房的楼下，照片中的男人不像当初是个毛头小子，西装笔挺的装扮看来玉树临风。当初他就觉得这个男人深具威胁，现在危机感更炽，看着裴星笑得灿烂，他忍不住狠狠地嫉妒起来。

“他叫姜丰御，是裴星五专时的学长，现在已是庆邦银行总行经理，这几年来他是常出现在裴星身边的异性。”“他该死！”傅程岳笑笑。“你别冲动，如果你要这个女人，就得思索以后该怎么做，如果我的直觉没错，你说不定是最有希望的人。”“为什么这样认为？”唐少威反倒没有把握。

“这个姜丰御在她身边少说也有八、九年，如果裴星有意的话，早就结婚，儿女成群了，可是她没有，想想，你曾经是她这么亲密的人，说不定她还无法忘情于你。”“那她为什么离开我？”“自己去找答案吧。”傅程岳只撂下这一句话，便潇洒地走出办公室。他的好朋友可要伤一阵子脑筋了。

在关上门的前一刻，傅程岳突然正经的对唐少威说：“她是一个很可怜的女孩子，如果你想报复或伤害她，我会后悔帮你的忙。”虽然不认识裴星，但根据他识人的敏锐直觉，这个女孩绝对不是狠心的人，更别说玩弄别人的感情了。

“已经没有你的事了，你少管，怎么做我自有分寸。”唐少威阴郁的瞪着傅程岳，他讨厌他过分关心的语气，任何人都不能打裴星的主意，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也不行。

“舒云，我希望你能帮我。”任舒云审视地看着唐少威，自从听完裴裴的叙述后，原本对他的好印象全部打破，她最痛恨玩弄女人感情的男人了。

“帮你什么。”舒云没好气地说。裴裴没打算告诉他实情，所以她也不打算多嘴。

唐少威看着舒云的表情，心里明白她了解一切，或许能从她那里知道裴星当年消失的关键。

“请你告诉我裴星离开我的原因。”“真是说笑，裴裴已经说过不认识你，你为什么这样死缠烂打了”“好，我们不说过去，我真的喜欢她，可是她不给我机会证明，你能否帮我？”唐少威说的十分诚挚。

“你喜欢她？你喜欢的女人可多着。”舒云嗤之以鼻。

唐少威苦笑，她们可真是同仇敌忾。“舒云，你可还记得当初任世伯安排我们相亲？”“当然记得。”爹地眼光怎么这么差，安排一个超级花花公子给她？据裴裴的说法，简直是个色狼。

“他怎么说我的？”舒云思索一下，说道：“爹地说你很棒，这几年把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，年过三十还没娶亲，私生活相当严谨，不像其它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，换女朋友比换衣服还快，是个结婚的好对象。”就是因为爹地把他说的那么好，她才想到要介绍给裴裴。

唐少威笑笑。“那么你可还记得第一次约会时，我对你说的话？”“你很奇怪，没事净问一些无聊的问题。”舒云有些纳闷。

唐少威不以为意，仍是好脾气地说：“你想想。”按着拿起酒杯，啜了一口。

舒云回想当初相亲时有百般的不愿意，等到见到他时，才惊诧他过分英俊的外表，而一餐饭下来更为他温文有礼、进退得宜的态度所折服。他甚至看出她的厌恶相亲，于是说个理由，成功地把她带出餐厅，解救她离开双方家长的虎视眈眈。

后来他带她去一家咖啡厅，告诉她，他也不喜欢这次的相亲，因为……哦，等一下，当初他说什么？“你说六年前深爱着一个女人，除了她，眼中再也没有别人。”舒云惊叫，附近的客人皆因她突然提高的音量而抬起头。

唐少威点点头。“过去的我恨荒唐，很花心，但是直到爱上一个欢场女子，甚至等到她离开我以后，才明白自己浓烈的爱意。”他神情严肃地看着任舒云。“如果我还有一次机会，我绝对不会再轻易放弃，可是，不要连机会都不给我。”看着唐少威坚定的神情，舒云有一丝动容，他似乎真的爱裴裴，更何况，他还是小虎的爸爸，想到小虎，舒云登时下定决心了。

“我是不知道你这个人怎么样，也不晓得你跟我们家裴裴有什么关系，不过既然你有心追她，我们保证乐观其成。”“谢谢你。”他知道舒云的话欲盖弥彰，但是获得她们的支持帮助很大，他感激地看了她一眼。

“你别伤害她。”舒云想想，随即笑着改口。“我的朋友中就属她最坚强，不是谁能伤害得了的，我反而要祝你幸运。”“我会证明，你没错看我。”唐少威轻松笑道。

齐舞怎么会突然找她？这位小姐最近沉醉在新婚的甜蜜，大家早对她下“警告逃友”通缉令，想不到自己还没被她遗忘，不枉几年相交。

坐在“晴岚”Cafe，裴星悠闲地等着齐舞，今天她轮休，原本打算带小虎去玩一玩，弥补一下自己平时忙碌的缺失。想想小虎真是可怜的孩子，自己难得尽母亲的责任，一方面由于年轻，一方面因为刻意的忽略，小虎的存在总让她觉得与过去的堕落不能完全断尽。

当初没有拿掉这个小孩并不是什么伟大的母爱，而是她不要重蹈宛清堕胎而死的梦魇，为一个不值得的男人丢掉性命。想到两姊妹悲惨的栽在同一个男人手上，就觉得气苦。

小虎对干妈们的表现都比对亲妈热络，她其实很想好好爱他，可是每次抱起他，想对他温柔说话时，就会觉得自己好象回到他老爸怀里，因此每每狠心丢下他。

小虎年纪小，根本不知道妈妈这么复杂的想法，总觉得妈妈不喜欢他。

这个认知令她怅然若失，也许自己应该多与他亲近。眼看他就要入小学了，这一团混乱不知怎么处理，想着，裴星不觉叹口气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搅动咖啡的手忽然停止动作，她猛然抬头。“老天！怎么是你。”正是唐少威，他带着浅笑，自作主张地坐在裴星对面。

“你该不曾是买通我所有的朋友吧！”念头一转，她讽刺而尖锐的抬高语调。

这已不是询问，而是清楚的指责。

唐少威不改笑容地说道：“别这样，好多人在看你。”裴星拚命压抑住怒气。她得好好思考，不要被高涨的怒气蒙蔽理智。

“唐先生，有啥事让你大费周章买通我的朋友？”唐少威皱眉。“别这样说她们，她们是好意。”为了见裴星，他可是用尽商场上的说服手腕感动舒云。舒云知道自己若直接约裴裴，必会引起怀疑，所以搬出好久不见踪影的齐舞拔刀相助，才有今天的相会。他决定再次进驻裴星的生活，只是方法策略要更动一下，就当以前从不认识吧，他要重新开始。

“我自然不曾怪她们，错的是你。”裴星知道自己的死党一个比一个心软，而且巴不得赶快把她推销出去。

“我们不讨论这个，今天我是诚心诚意想跟你见面，别一径排斥我，就把我当成一个初识的朋友如何？”“本来就是初识，还有什么当？”裴星不理睬他的暗示。

唐少威不说话，只是深深地看着她，总有一天他会叫她自己承认的。

他拿出一束玫瑰，直直推向裴星。

“好美！”裴星不禁惊呼。“我没见过，这是新品种。”洁白粉嫩的花瓣上竟镶着浅紫的线条，将开未开的花苞含羞带怯，散发出浓郁却不窒人的馨香，这香味好特别，虽然裴星没见过，但对于玫瑰的喜爱与研究，直觉告诉她这绝对是极品。

唐少威迷恋地看着裴星发亮的双眼，如果她愿意用这么专注的眼光看他，那该有多好，他不禁嫉妒起那束玫瑰。

“没错，台湾还没有这样的玫瑰，这是格蕾斯亚利诺园新开发的品种。”裴星一震，法国格蕾斯是香水的故乡，亚利诺园更是首屈一指的香水圣地，在那儿有成千上百的高科技人员研发新品种的花朵，以期制造出独领风骚，震惊天下女人的香水。

“你居然拿得到新玫瑰？”唐少威轻描淡写的点头。舒云说裴星对玫瑰爱不释手，他便上天下地寻找新奇的品种，这其间的煞费苦心，从她欣喜的表情看来，早值得了。

“所以说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此言不假。”裴星轻抚花瓣，语带锐刺。

“如果能博得你一笑，钱算得了什么。”“可惜钱已收买不了我。”她曾经需要很多的钱，但是母亲去世后什么都不重要了。现在有足以温饱的生活，钱对她的吸引力已降到零。

唐少威说的很诚心。“我无意拿钱砸你，只是觉得让你开心，会让我有更大的快乐，这就够了。”裴星有些感动地望着唐少威。这束小小的玫瑰不只是金钱的花费，更是煞费苦心的结果，曾几何时，唐少威变得如此体贴而细心？“谢谢你，我真的很喜欢。”裴星诚心地道谢。

“这种香味如此特别，我觉得它适合你。”裴星也这么想，如果制成香水，绝对是最棒的，可惜成千上万朵的玫瑰才得以淬取一小瓶香精，这么高贵的

品种，一旦花费便是天文数字。她知道对唐少威而言也许不难，但这么沉重的压力她一点也不想背负。

“我没什么兴趣，请你别大费周章。”裴星直接拒绝唐少威可能的举动，她不想再与他有所牵连。

唐少威但笑不答，他明显知道裴星的意图，可是他也有自己的计划。这次，裴星想甩开他？再等一百万年吧！“你还没吃饭吧？”唐少威突然改变话题。

裴星摇摇头。

“我也是，回国没多久，整天忙得昏天暗地，常常吃便当。”“真可怜，堂堂一个跨国企业总裁，居然跟我这个小市民一样，每天以便当果腹。”“接下工作的重担，才知道父亲当初创业的辛苦，如果不全力以赴，恐怕会让前人努力的成果毁于一旦。”唐少威揉揉额角。他这几年的确很辛苦，疯狂的工作使他沉淀年少狂放的心志，不然，若照着以前的生活步伐走下去，绝对会成为别人口中货真价实的败家子。

“这样的生活一定很充实，至少你知道自己的责任。”不像从前只会吃喝玩乐，裴星在心里加上这一句。

“的确。”唐少威定定地看着裴星。“最近，我终于感觉到生活踏实多了。”能找到她，比什么都好，即使不能提及过去的热情，但是却感觉十分安心。

裴星一直想忽视他对她的影响力，可是很难。

“你愿意陪我逛逛台北吗，我对台北不熟。”唐少威露出委屈的表情。

裴星忍俊不住，笑了出来，唐少威对台北不熟？真是笑话！“这几年变化真大，景物人事都已面目全非。”唐少威叹息。

这么多年在国外，不知他一切可好？裴星冲动地说：“走！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”扬手买单后，她和唐少威一起走出“晴岚”。

她没有看到的，是唐少威脸上那抹意味深长的笑意。

第八章

裴星带着唐少威来到深坑。

“这地方我倒没来过。”唐少威道。

“深坑的豆腐很有名，好吃中带着一点焦味，米粉汤也是。”“你常来？”“有时杂志发行后得了空就来，或者三更半夜嘴馋时，就会呼朋引伴过来。”“在国外多年，对台湾的小吃实在怀念。”“我觉得台湾很好，出国几次，总觉得风景美则美矣，生活上却诸多不便。还是这里好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。”“深有同感。”他附和道。

“在国外做些什么？”她偏头看着他，随口问道。

“念书，顺便学着经营公司的海外业务。”“你真的去念书？”裴星简直无法将他与过去连接起来。

唐少威点头，表情严肃。“在五年内修完大学学分，顺便念个硕士。商业经营不是理论，但有了理论基础会使我在经营上更稳健。”他是下过功夫的，绵绵说他把“唐林”治理得有声有色。“这样很好。”现在的他有了三十

三岁男子的风范，时间对一个人改变真大。

他们闲适地走在深坑老街，街道不长，他们却很珍惜现在这种静谧的气氛。现在的他们是朋友，以前的事，因为时间的久远，该有的恩怨情仇被冲刷的只剩下一点点的痕迹。过去那段生活是她堕落的印记，能不想起最好，只是唐少威的出现，将她刻意遗忘的记忆唤醒，过去甜腻浓烈的爱意总会不期然萦上心头。

“你呢，好不好？”唐少威轻轻执起裴星的手。

“不好。”这几年最苦的事除了唐少威的背叛外，就是母亲的死，裴星悲伤的想起母亲，对于此事，她至今仍不能释怀。

唐少威讶异于她的直接。“为什么？”裴星眼神飘向远方，为什么？恐怕自己也搞不清，生活绝对安适自足，只是不安的灵魂飘飘荡荡，大部分时间，她总觉得灵魂出窍神游，觉得自己像孤魂野鬼。

“因为我孤单。”她幽幽说道。

唐少威皱眉，她的神情令他心头一紧。她到底背负什么秘密，为什么不愿意认他？这一连串的疑惑使唐少威狠心地追问。“为什么孤单？你妈妈呢？”“妈妈”两字“轰”的使她脑袋一震，她冲动地说：“我妈妈死了，她等不到我孝敬她过好日子。现在不管再好的生活，我都觉得遗憾。”说着，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。

唐少威感到一阵心痛，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最令人悲哀，想起当初他愿意出国念书，父亲轻视的态度突然转变，大姊说父亲曾为他的不争气暗暗垂泪几次，其实他还是很疼这个唯一的儿子，只是拉不下作父亲的尊严。这几年来，他一边读书一边学习运作公司，与父亲的关系大有改善，今年回国正式接掌集团，大姊也顺利出嫁，终于让老父放下一颗心，安安稳稳住在威灵顿山庄享清福。

想到裴星母亲的死亡，一定给她很大的打击，可是，当初她为什么不告诉他，好让他分担心中的苦？“别难过了，人死不能复生。”唐少威轻柔地将裴星拥进怀中，睽违已久的熟悉感袭来，裴星温香软玉的娇躯如今真实的贴在他的胸怀，淡淡的玫瑰香味已成为她的注册商标。

“可是我不甘心啊！本来没事的，只因为实习医生的疏忽造成血液感染，我好恨。”唐少威紧紧拥着裴星，恨不得当时陪在裴星的身旁。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她还这么伤心，可见当初一定是哭得柔肠寸断。

“没有人救她，也没有人救我，我都是一个人。”裴星多年寂寞孤独的心彷彿找到停泊的港口，肆无忌惮地痛哭起来。

唐少威任着她发泄，双手心疼地抚着她的长发，柔声安慰道：“别哭别哭，以后你不会只是一个人，你有我。”裴星突然一震，自己在做什么，眼前的人是唐少威啊！她倏然抽出自己的身子，力道之大还差点跌倒。她深吸了几口气，终于恢复正常的声音。“对不起，我失态了。”唐少威怅然若失，一双手还停在空气中。裴星已恢复那种冷淡的神情，只有微红的双眼透露哭过的痕迹。

“裴星……”“天色晚了，我们回台北吧。”她刻意不去看唐少威眷恋的眼神，径自向前走去。

“裴裴。”姜丰御轻唤坐在起居室发呆的裴星，后者没有回神，一直到他轻拍她的肩头，裴星才抓回神游太虚的灵魂。

“你来啦。”裴星优雅地笑笑。姜丰御是常客，几乎每个星期三都会来店

里溜一圈，有时会带点消夜让她大快朵颐。

“你爱吃的手卷。”“哇，太棒了！丰御最了解我的心。”裴星调皮地说道，顺手便拿起手卷，快乐地吃了起来。

“了解你有什么用，你又不肯嫁给我。”姜丰御无奈地苦笑着。

裴星用手指用力敲着他的头。“结婚有什么好？”“我可以照顾你。”他认真地说道。

“你现在也很照顾我。”“我可以养你。”“我也可以养我自己。”“小虎就有父亲。”“现在单亲家庭很多，小虎不见得很特别。”“我很爱你。”“我对你没感觉。”“裴裴……”姜丰御和裴星的对话数年来如一日。

“拜托，你试过这么多次，难道不累吗？”裴星好笑地看着他。

“你拒绝我那么多次，难道不愧疚吗？”“若我答应你，那才会令我愧疚。”裴星正色说道。“婚姻很神圣，它不仅仅代表一辈子的责任，也是两个人坚贞无悔的愿意相互扶持，穷其一生，不会变卦，如果其中谁有一点点勉强，就要仔细考虑结婚是否必要。”姜丰御认真地看着裴星，这些道理他懂，他也晓得单是一方无悔的付出，是无法造就幸福的婚姻。

“爱情可以培养。”姜丰御自己都说的很无力。

裴星潇洒地笑道：“我不信这一套，如果我因为感激而嫁你，到时候你一定会恨我。”姜丰御的确是值得感激的人，当初离开唐少威，只能回去板桥的家，她早在期中考后提出休学，镇日待在家中无所事事，胡思乱想，自怨自艾。适巧被找上门的姜丰御遇到，她就像遇到多年不见的亲人一样，对他倾诉所有的委屈。

要是没有他，她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母亲的后事，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腹中的孩子，应该说如果没有姜丰御，小虎恐怕难保了。那阵子她想尽办法要流掉小孩，因为那是耻辱的印记，可是姜丰御搬出宛清姊的事吓她，这才使她乖乖待产。

唐少威给的钱足够她衣食无虞，只是无限的清冷日日夜夜折磨着她。姜丰御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向她求婚的，但她不愿意，因为婚姻不是生命的全部，也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可以治疗她的创伤，她不想因一时冲动而造成日后的遗憾。

生下小虎后，姜丰御鼓励她继续念书，她才意识到自己可以有不同的人生，加上阿姨伸出援手，愿意带着小虎，才让她无后顾之忧的复学。

这一路走来，相当辛苦，但总算都过去了。她倏然想起唐少威，也许那段日子还没结束……她倏然开口。“唐少威找到我了。”“什么！”姜丰御差点被未吞下的茶呛到。他看见裴星发呆的表情，心想不妙，裴星该不会笨到想重投他怀抱吧？“你还爱着他？”裴星像想挥掉什么似的急急摇头。“我不会爱他的，他不值得。”姜丰御轻松地笑道：“是嘛！爱他还不如爱我。”“你就这么自信。”裴星浅笑道。

“不是我自信，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路上随便抓一个男人也比他强。”想到裴星为他吃的苦头，他就想找他好好干上一架。

“那我当初看上他，实在一点眼光也没有喽？”“咳……也不是这样说，这……怎么说……”姜丰御一时找不到适切的表达方式，正苦苦思索。

“好啦！逗你的，还认真哩！”裴星无趣地摆摆手。

姜丰御看着裴星美丽的容颜，老天实在厚待她，未曾在她脸上留下岁月的痕迹，她只有越来越妩媚，越来越成熟。

唐少威的出现，不知道会对他们的生活起什么冲击？他忍不住又问了一次。“你不会再爱上他吧？”“姜丰御，你今天很啰唆耶！”裴星烦躁地回答他。连她都不知道的答案教她怎么回答？“我只想提醒你，不要忘记这些年怎么走过来的，或者再提醒你，别忘记宛清的教训。”“是，啰唆的老爸。”裴星无奈地走到窗前，望着天空，依然灰蒙蒙一片。她突然好想看看满天星空。

“裴裴，你怎么会来。”任舒云惊讶地看着走入玄关的裴星。

“我怎么会来？这是我们的店，所以我开着车就来了。”裴星觉得她问得很好笑。

“不是啦！”任舒云轻笑，平日六个人各忙各的，只有礼拜天约定相聚，倒是很少在平常见面。

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好象嗅到不妙的气息。”任舒云心虚地笑道。

“绵绵，你果然很有自知之明。”裴星牵动嘴角，这群朋友就是喜欢充当红娘，也不管当事人的感受。“我觉得好象被你出卖了，你怎么这么忍心对我？”裴星脸上的笑容很甜，却看得任舒云发毛。

“好了好了，先坐下来休息，瞧你火气那么大。”任舒云拉着裴星坐在吧台，知道裴星不会善罢干休，她可得好好解释。

裴星径自倒了杯轩尼诗，优雅地坐上高脚椅，现在的心情实在适合吞云吐雾一番，可惜戒菸很久了。

任舒云喝着柳橙汁，瞪视着裴星，她觉得女孩子喝酒很伤气质，可是裴星不同，她喝酒的时候就像有千堆万堆的愁云笼罩，浑身的落寞令人心疼，是的，她只有烦恼很多的时候才喝烈酒。

“对不起，没有经过你同意。”不用裴星开口，光看她的神情，就觉得自己好像作了天大的错事，惹得她难过。

裴星又啜了一口酒。“为什么在听完我的故事后，还要帮他？”任舒云迟疑的开口。

“我觉得他不坏啊，裴裴，你会不会觉得这是误会？”“误会！”裴星的嗓音尖锐起来，随即觉得自己反应过度，便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又倒了一杯。

“别这样喝，小心醉。”任舒云拿走酒瓶。

裴星笑笑。“你忘了我的酒量有多好？”这倒是，认识这么久以来，从没见过裴裴醉过。

当初毕业典礼那晚，大家发疯说要效法古人夜饮，结果带了整箱啤酒上阳明山别墅，一晚笑笑闹闹，只有裴裴始终清醒，大家第二天宿醉醒来，头痛得要命，裴裴为大家减轻痛苦，自己却像没事般，从那次以后，她们就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“话是没错，但酒喝多总是伤身。”任舒云无意识地为裴星又倒了一杯，而刚刚那杯早已下肚。

裴星觉得好笑，也不再猛喝了。酒用来品尝才美，当初在“名流”喝酒如喝水，根本是虐待自己，此后她就很少这样了，要不是今天心情如此不稳……“我们也不是要帮他，总是给别人一点机会，也给自己一点机会。”任舒云突然冒出这一句。

“我已经不信任他了。”“就算你不信任他，他也有权利重新追求你，反

正现在男未婚，女未嫁，谁都有机会。”裴星静默一会儿，淡淡说道：“绵绵，如果你的男人背叛你，然后回头求你原谅，你会接受吗？”任舒云低头沉思一会儿，这个问题真的很难答。

裴星继续开口。“背叛一次，还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你要如何忍受长期的恐惧与煎熬？尤其是面对唐少威这样的男人。”“可是他改变了，爹地把他形容得像个清教徒。”任舒云想起唐少威诚挚的表情，很想为他辩解。她像想到什么似的，突然说道：“你刚刚的话有语病，一个爱你的人是不会背叛的。”“哦？”裴星挑挑眉，一副不相信的样子。

任舒云定定地望着裴星，说道：“你不是不再相信他，而是不相信自己，你从来不相信别人会爱上你，你总是认为自己留不住想爱的人，所以宁愿拒人于千里之外。”“不是。”裴星慌乱地摇头。

“你就是。”今天的绵绵太咄咄逼人了，令裴星有点气恼。

“背叛不会发生在绝对相爱的两人身上，你们当初都不曾确定过对方的心意，怎么能说对方背叛你呢？”“我就是不能忍受。”裴星赌气地说。

“如果你爱他，当初就应该留下来问个清楚，而不是像个逃兵一样离开他，然后自怨自怜，最后干脆把自己封闭起来，拒绝别人的爱与关心。”“我没有拒绝别人的爱与关心，你们对我的好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”裴星急忙澄清，她不认为绵绵说的是真的。

“那姜丰御呢？”任舒云长久以来一直为他叫屈，他是那么细心呵护着裴裴，但是裴裴从不接受他。

“我并不爱他。”裴星坦诚。

“是，我知道，一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你不接受姜丰御的理由，可是看看你的表现，明明爱唐少威爱到不肯接受旁人的地步，如今机会来了，却畏缩得像只鸵鸟。

裴裴，认识你这么久，现在才知道你逃避的功夫一流。”任舒云逮到机会，总算能好好教训她一顿，因为平常她对感情淡漠的态度，实在太令人心冷了。

“你就那么确定我是逃避，如果说我根本不爱唐少威，你们的帮忙不是白搭？”裴星还是对她们的作为不以为然。

任舒云缓缓摇头。“我们又没有拿枪逼你嫁给谁，所以你有选择的权利。”裴星倔强的撇撇嘴，看得任舒云忍不住长长叹口气。“裴裴，我们都这么久的朋友了，你还要在我们面前伪装吗？”裴星一震，脸色霎时转白，每次谈到感情的事，自己下意识已先关起防护罩，平常并不自觉，如今才发现连在挚友面前，仍不敢赤裸裸展现自己的感情世界。

“我……对不起，我只是习惯了。”裴星双手捂着脸，表情惨然无力。

任舒云不忍心，她轻轻拉开裴星的手，轻斥着说：“无聊，说什么对不起，我们讲话什么时候生疏成这样。”裴星抬头，幽幽说道：“你们一定很看不起我，随便辜负别人的真心，无情地对待深爱的人。”任舒云松了一口气，她终于承认了。

“可是我爱他也没用，因为我还是恐惧他会抛弃我，就像多年前那样。”裴星说出她最大的心理障碍，是的，这一直都是她担心的问题，她不知道自己凭什么可以把别人留住，凭什么让别人爱她一辈子，尤其是面对曾经背叛过她的唐少威。

“别傻了，这不像平常的你唷，怎么这么没信心。”任舒云为她打气。“你

很好，更是所有男人梦寐以求的对象，不要把自己瞧那么扁，相信自己，也去相信别人。”遇到感情问题，她就没有平常的明快与俐落，所以此刻的她，深邃的眸光中仍有迷惘。

任舒云决定别太逼她，毕竟人的个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，而且唐少威这个人的“品性”如何，还需要好好观察。

“用平常心对待吧，你也别急着拒绝或答应，反正别人有权利追求你，你也有权利选择。”裴星苦笑。“说了等于没说。”她的压力还是很重。

“聪明如你，一定可以从唐少威的举止表现中得知他是不是爱你，别一味让过去蒙蔽你判断的能力，而错失获得幸福的机会。”任舒云说得有点语重心长。

裴星轻啜一口酒，舒云的话亦在心中，慢慢发酵。

“奇怪，今天本来是要对出卖朋友的损友发飙，怎么反而被教训一顿？”裴星显然已恢复愉快的心情。

任舒云杏眼圆睁。“听本小姐的金玉良言是你的福气耶！”

“是，旁观者总是清明如镜，对不对？”裴星意有所指地看着她。

任舒云了解这种眼神，多年的默契使她们能清楚的知道对方的意思。

“别谈了，别人家的事容易解决，自己的事总一团糟，这好象是我们这群人的特性。”“没错，物以类聚，臭味相投。”裴星浅浅嘲弄道。

“为我们无奈的个性干杯。”任舒云难得豪气干云。

“干杯！”细致的玻璃杯撞击声响在子夜，清晰的纯净有着透明的美感。

唐少威一手翻着行事历，另一只手拨着电话。

自从回国接手企业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公事，接不完的应酬，维持一个大企业是需要全神投入，才能守成并且开创，想到过去大姊的辛劳，才发现自己的轻狂与不负责任，同时他心里也很愧对父亲，他知道父亲会对他失望是因为自己过去不成材期间，子承父业，克绍其裘是千古家长对孩子的殷切期望，在回国接任公司大权的这段时间，他算是明白了。

“嗨！裴星。”听到裴星磁性的声音，他的心情相当愉快，工作的辛劳暂获纾解。

裴星听着唐少威的嗓音，亦是一阵激荡。“怎样？”“听你的声音就是一种享受。”唐少威毫不掩饰自己的感受。

“就为听我的声音？”工作这么久，电话只为联络事情，难得听到如此纯粹的愿望，她的脸上不禁泛起一朵笑靥。

“好久没见你了，明天中午吃个饭好吗？”唐少威翻翻行事历，厌恶地发现自己的时间如此紧迫，每个小时皆排满工作。

裴星面有难色。“我有约了，晚上可以吗？”她不想让唐少威失望，其实重点是自己也很想他。

唐少威心里颇不是滋味，她居然没空？晚上排满了各种应酬，他根本抽不出空，而且午餐也排了些会报，整个星期只有明天中午是自由的。

“不行，你把明天中午的约取消，我去你公司等你。”唐少威擅自决定，因为其它的时间没空，而他又那么渴切见到她。

但是这话惹恼了裴星，凭什么？她的好心情顿时一扫而空，他总是只会命令别人，而不在意别人的感受！她的语气冷淡。“唐先生，你没有权利取消我的约会。”唐少威也有点生气，难道她就不能体谅他一点，好不容易

有空就第一个想起她，就凭这种心意，天大的约会也可以取消。

他按捺着性子说道：“我的时间排得满满的，只有明天中午有空，不然你把明天的事延后，这是很容易解决的。”裴星觉得唐少威简直是无理取闹，难道全世界只有他忙？难道全世界都必须随着他转动？更没道理的是，为什么自己要在他有空召幸时才能见他，还得排时间表。

哼！还以为他转性了，算了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

“再说一次，明天中午我有约了，没空我们就不要见面。”电话另一头静默了几秒，裴星不知道他的想法，但知道自己不喜欢这种无言，她问道：“你在听吗？”“你就不能为我牺牲一下？”唐少威的声音隐含怒气，工作的繁重已经让他觉得压力很大，裴星的态度不啻火上加油。

“这不是牺不牺牲的问题，我发现我们的观念天差地别，我不想说了。”裴星觉得无力，原本听到他声音的快乐荡然无存。

“我再说一次，你明天中午跟我吃饭。”“想都别想。”裴星的心里只想得到这些字眼，她忍住怒气，一字一句清楚地讲。

“我也再说一次，明天中午我有约会，没空。”电话“卡”一声挂断了，裴星望着话筒愣了半秒，感觉火气全部上扬，该死的唐少威居然挂她的电话，太过分了。

“好！你有种就别再打电话来。”她对着话筒，狠狠地宣誓着，惹得附近的同事一阵交头接耳。

“润泰的股票可以卖了，我看已经爬到最高点了。”裴星点点头。“我想也是，那就卖了吧。”“终于攒出一笔钱可以买绩优股，以后风险就没这么大了。”姜丰御抬眼，和煦的一笑。

“可不是，这都要谢谢你大力帮忙。”裴星也露出微笑。

这几年跟着姜丰御学习投资股票，一开始还算惨淡经营，不过多亏自己也有一些底子，知道走势的动向，加上在商业杂志工作，小道消息众多，倒也没输没赔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最近因为局势稳定，股市又热络起来，连带影响许多消费习惯，又看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况了。

裴星与姜丰御每个礼拜总会抽出一天聚会，共同研究“功课”，由于姜丰御慧眼独具，跟着他多半不会有差错，在边学边做当中，裴星也有了不赖的实力。

“我打算换掉房子，原来的地方离工作太远了。”姜丰御说道。

“哦，划算吗？”“现在房地产被股市带动，也景气起来，我想在热门之前先买房子。”裴星想想也是，现在是好时机。

“换了也好，省得每天上班开一个多钟头的车。”姜丰御的家在南港，来到市中心的确稍嫌远了点。

“你呢？”裴星一边吃着商业午餐，一边抬起询问的眼神。“我怎样？”

“没想过换大一点的房子吗？”“我有一个卧房，一个客厅和厨房，够了。”裴星的小套房虽然不大，但对单身女子来说却已足够，更何况位于上班地点的附近，她真是满意极了。

姜丰御摇摇头，叹口气。“你是怎样当人家妈妈的，每次都忘了小虎的存在，真是可怜的孩子。”裴星一傻，对啊！还有小虎。

“小虎快要上小学了，你不准备接来？”裴星不喜欢想这个问题。“接是会接，我现在工作也很忙，真不知道如何分身照顾他。”这是她一直担心的问题。

姜丰御无言地看着她，真不知拿她怎么办。

裴星看着姜丰御微微责难的眼神，气馁地说：“我真是一个失败的母亲，对不对？”“算了，别自责，你还太年轻。”“也不能每年都用这个借口，你们太放纵我了。”裴星知道自己不对，有婶婶她们帮手照顾小虎，姜丰御更是适时提供援助，让她这个妈妈当得太轻松，轻松到几乎忘记了他的存在。

“当初都是你硬要我生下来，现在问题这么多。”裴星有点嘟囔，其实很言不由衷。小虎带给她的喜悦多过麻烦，每次在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当儿，只要一见到他稚嫩的童颜，再大的委屈也马上融化，虽说是她照顾着小虎，但更大部分是小虎在支持她。

她的话换得姜丰御一记白眼，他爱怜地敲着裴星的头，假装不耐地说道：“好，都是我的错，既然这样，我提议让我们一起照顾。”他抓起裴星的手，换上一副深情款款的表情。

“嫁给我吧。”裴星脱离他的掌握，顺便丢给他一朵灿烂的笑容，眼里却有着明显的坚决。“对不起，我自己应付得了。”姜丰御搔搔头，不以为意。他钉子碰多了，早练就一身铜墙铁壁的功夫。

“算了，现在不谈这个。”裴星看着他的神情，觉得自己很残忍，可是这种事一定要讲清楚，这么多年他都不放弃，难道要等自己结了婚，他才断得了这个念头？

第九章

唐少威打一进餐厅就看到她了，今天的碰面不是巧合，他询问过傅程岳上次是在哪拍到的照片，他有预感，一定可以在同一个地方遇见她，事实证明了他一向自豪的第六感。

原来就是为了这个男人没空跟他见面。唐少威眼神冷硬，嘴角紧抿，全身散发出危险的气息。

他嫉妒的发现他们聊得很愉快，从以前到现在，他都很少有机会和裴星好好的谈谈，这也就是自己跟她同居这么久，仍然对她的一切空白的的原因，甚至要晚到多年以后的现在，他才对她有了初步的认识。

有生以来第一次，他是如此痛恨着自己，总以为男人要的是女人的身体，其它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装饰，如今痛恨自己的错误，他多希望了解裴星，希望拥有她的一切，而且绝不跟别人共享。

“总经理，你确定要在这家吃吗？”秦秘书小心翼翼地问，她感觉得到唐少威全身紧绷，肃杀之气隐隐传来。

她抬眼望向唐少威眼光胶着之地，靠窗的座位上是一对出色的男女，尤其是那个女孩子，美得不可方物，如果她不笑的时候，必定是冰山美人级的掌门人，可是此刻她言笑晏晏，眉宇之间透着妩媚的风采，连她都不禁发出赞叹，所以她直觉认为老板看的是她。

可是……没搞错吧？她的老板向来不近女色，而且绝对是商场上的冷面煞星，今日居然为一个女子动怒，如果不错的话，她要开始为那个男人祈祷，希望他强壮到能够跟老板单挑。

“你先坐下，我要解决一点私事。”唐少威大步迈向裴星。

姜丰御正准备伸手买单，却看见一个俊挺眼熟的男子朝他们走来，眼里散发不善的怒气。他努努嘴，对裴星说道：“我想有人要找你。”裴星随着他的目光转身，看见了唐少威。

“这就是你拒绝我的理由？”裴星不知道他生哪门子的气，真是无理取闹。不过她依然冷静的开口，避免让彼此陷入叫嚣的局面。

“我跟朋友有约，所以在这里吃饭，拒绝你不是故意，凡事有先来后到，而我是个守信用的人。”唐少威激动地抓住她的手。“我好不容易才有空，第一个想见的就是你，可是你为跟个老情人聊天拒绝我，怎么着？存心气我是不是。”姜丰御突然想起他是谁，怒气陡地上升，他摔开他架着裴星的手臂，不客气地开口。

“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，裴裴为什么一定要见你？别以为有一点臭钱就嚣张成这样。”“你闭嘴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余地。”唐少威亦反唇相稽。“裴裴”？叫得那么亲热。

两人此刻就像对峙的雄狮，一触即发，餐厅的客人已经兴味盎然的准备看戏。

裴星夹在两人中间，觉得荒谬到极点，她一点都不喜欢这样的局面，看着其它人的眼光，好象已把她定位在红颜祸水的阶级，准备看一出争风吃醋的戏码。

她冷静的思考，知道力气没有两人大，也懒得劝架，唯有离开现场，才能止住这场荒谬的闹剧，于是拿起皮包，迅速买单，优雅地离开现场。

两个男人愣了一下，随即追出去。

“总经理。”秦秘书觉得戏不演了，有点可惜，旋即追着唐少威出去。

唐少威不耐地挥挥手。“不用等我了，你先回去。”说完，立即追上裴星脚步。

两人在绿意盎然的人行道追上裴星，裴星亦好整以暇的等着他们。

她闲闲地对着姜丰御说话，眼神却凝视着唐少威。“丰御，你去把车开来，我在这儿等你。”“裴裴……”姜丰御实在不放心。

裴星将眼光移向他。“拜托。”姜丰御无奈地离去，这地方不好停车，他的车远在两条街之外的停车场，这一去如果裴星被唐少威带走，不知会发生什么事，可是裴星的目光坚定的催促着他，他只好提步走开，还不忘狠狠瞪了唐少威一眼。

“真无聊。”裴星不待姜丰御走远，便开始向唐少威表达她的情绪。

唐少威此刻也明了自己的失态，商场上的磨练早就让他学会控制情绪，但只要碰上裴星，一切都不能以常理论。

裴星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，自己一定要把话讲清楚。

“你有什么不满？”唐少威一时间也说不上来，刚刚只是强烈的嫉妒，为什么别的男人能让裴星笑逐颜开，而自己却总遭受冷漠的态度。

“好，你说不出来，换我来说。”裴星换一副姿势，冷静地开口。“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东西？为什么在你有空的时候才能召见我？”唐少威没想到她会这么想。“我没这个意思。”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裴星咄咄逼人。

“你也知道我有多忙，“唐林”企业这么大，我爸交给我以后就不管事了，所以我必须投入大半的心血与时间，你为什么不能体谅我？”唐少威也是一肚子气。

“是，全天下都该知道你很忙，既然忙你就不用找时间约见我，也不必

生这么大的气了。”裴星冷言讽刺道。

唐少威脸骤变，下颌紧缩，不明就里的人看到他的表情，一定会吓得畏缩，可是裴星一点也不在乎，如果对方准备勉强自己配合他的脚步，那就没有所谓的将来，如果唐少威不明白每个人都是独立体，没有谁尊贵过谁，看来这辈子两人是没有希望在一起的。

“如果你要全心发展自己的事业，顺便追我，那你就打错如意算盘了。”裴星凝视铁青着脸的唐少威，不畏地继续说道：“这不是故意摆姿势，而是你还以为世界上的人应该随着你转动，忘记把别人拉到与你齐等的地位看待，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尊重，你懂不懂？”“我不是不尊重你，只是每天工作的事情繁多，忙到没有时间，可是我已经尽量抽空了。”他还是不明白。

裴星有点气馁，但是仍决定据理力争。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忙？”““唐林”是跨国性企业，我每天要决策的事务太多了，随便一个不小心，就会丧失上亿的生意。”唐少威觉得裴星在耍脾气，难不成她还以为现在仍是要爱情不要面包的幻想年纪？“你为什么要赚这么多钱？何况钱有赚完的时候吗？”唐少威冷笑。“原来你不爱钱啊？”裴星才不理他的讽刺。

“钱够用就好，我喜欢追求生活品质，赚钱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。我愿意分大部分的时间给我的朋友与亲人，当然还有自己，不会去做金钱的奴隶。”她做过金钱的奴隶，知道那种空虚的悲哀，从今以后，绝不会再让自己重蹈覆辙。

唐少威赫然发现，自己真的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，他已经很久不知道什么是娱乐，什么是休闲，连回家都累得只想睡觉，根本别谈生活品质了。

不过，他不想在裴星面前示弱。“恕我无法体会你的高论。”裴星本来看着他思考的神情，还以为他想通了，没想到是这种回答。看着姜丰御的车缓缓驶来，她不想再费唇舌，如果他不反省，自己也就不需再费唇舌。

她走近唐少威，自己高挑的身材仅及他的下巴，忆及他宽阔的胸膛，强烈的气息以及……呵，不能再想了，再想下去只会无条件的弃械投降，那跟过去有什么差别？她抬眼瞅着他。“等你能把我摆在与你同等的地位后，再谈别的吧。”唐少威多想拥她入怀，眼前的可人儿是他这几年朝思暮想的渴望，是了，除了渴望，还有更多，他想分享她的一切，也希望她了解自己的一切，两人不都希望拥有对方的心吗？“裴星……”唐少威想说什么，却被不友善的打断。

“裴裴，上班快迟到了。”姜丰御看着裴星与唐少威的贴近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虽然知道自己不该吃这种醋，可就是忍不住。

裴星内心五味杂陈，有点不舍，如果就此逼走了唐少威，也许她会难过，但如果不这么做，也许自己将会遗憾终身。

“再见。”她不敢看唐少威的表情，急急上车。在关上车门的声响中，她留下了两行清泪。

裴星决定休年假，到温暖的南台湾享受阳光，顺便躲避台北的尘嚣与繁杂的人事。由于没有开车，在小港下飞机后，她就坐着往恒春的台汽，一站站的玩下去。

坐公车已经是回忆了，还记得当学生时，总喜欢跳上公车，漫无目的的闲逛，踏入社会后，时时为工作把自己武装为备战状态，如今重温旧梦，

竟有种偷闲的喜悦。

在枫港下了车，信步走在渔村里，她曾在这儿度过十个月，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。

她静静地坐在海滩上，初春的海风仍有寒意。

这一阵子在唐少威的持续“干扰”下，她几乎喘不过气来，现在的他跟过去不一样，却依然能让自己怦然心动，裴星也清楚的知道，这辈子除了他，不会再有第二个男人能勾起她的喜怒哀乐，只是，自己能再次接受吗？其实当初与他分开的理由，现在想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事。他本来就花心，在自己之前有许多女人，之后一定也不少，既然此刻能得到他所有的注意力，如果两人都能持续下去，想来也是不错的结果，或许真能考虑接受他。

天色已晚，裴星返回到下榻的凯撒饭店。经过停车场时，一辆崭新的LEXUS引起她的注目，这种价钱七位数的高级房车刚开放进口不久，全台湾应该不超过百辆。

她之前才写过一个专访，这种车外型不很花俏突出，性能却是名列世界顶级，舒适感一流，是她欣赏的车种。

台湾这几年来有钱人越来越多，不过真正追求品味的寥寥可数，买车都选广告做得最大，或是开天价的进口车，大把钞被外国人当凯子削，没注意到舒适与性能的考虑，就好象买一个名牌挂在身上一样，无聊极了。

裴星一边想着，一边走进大厅，眼前突然出现一个熟悉的影像。

“少威。”裴星感到惊讶。

唐少威又闻到熟悉的香味，这一阵子他慢慢能分辨裴星擦香水所代表的讯息了，今天她的心情想必不错。

“你怎么会来？”裴星不愿承认他是为自己而来。

“公司说你休假，我才想到自己也很久没放假了，决定放松几天。”“不赚钱啦？”裴星挖苦道。

“钱哪赚得完？”唐少威回敬她。

裴星有点惊讶，难道他愿意考虑她的话了？内心不免窃喜，脸上却是淡淡的，不着痕迹的表情。

“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”“问舒云的。”她就知道！好朋友的定义就是互相出卖。她在心里低咒一声。

“祝你玩得愉快。”她说完便转过身，准备回房。裴星不知道会遇见他，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，还是避开他比较好。

唐少威轻松地将她带到自己的怀中，口气闲适。“两个人一起度假会更愉快，我还没来过垦丁，你可否当我的向导？”裴星没来由的脸红，虽然现在是旅游的淡季，大厅上仍有三两成群的游客，正好奇地望向他俩。她推开唐少威，后者也不坚持。

“好啊。”裴星挑眉回答。“我明天五点要到鹅銮鼻看日出，门口见。”裴星明显的在为难唐少威，因为她不相信唐少威起得来，他可是标准的夜行性动物。

唐少威一点也不介意，反而开朗地笑了起来。“没有问题，我等你。”裴星有一下子的怔忡，这一阵子唐少威没再问她的过去，而是用一种愉悦温暖的方式接近她，不晓得他在打什么主意。不过，裴星也乐得轻松，反正最坏的情形在六年前离开他就尝过了，也没什么可以损失了。

她拨拨长发，率性地走向楼梯，直觉到身后的目光紧紧追随。

“早安。”唐少威一身轻便的运动服，正含笑迎接裴星。

“真服了你，居然起得来。”裴星感到不可置信。

“能跟你在一起，即使三天不睡觉也甘心。”裴星挑眉，唐少威的表情认真，不像开玩笑，这点认知使她的芳心怦然一动，急忙用话敷衍。“真是受宠若惊。”唐少威没说什么，很自然地拉起裴星的手，一起走向停车场。

“你没开车吧？”裴星点点头，本打算跟着看日出的旅人坐小巴，看来是不用了。

唐少威走向白色的LEXUS，引起裴星的惊讶。

“原来这车是你的？”唐少威疑惑地为她开车门，他的表情在问她为什么。

裴星等两人坐定后，才开口道：“这种车我很喜欢，舒适又有。”不过想到自己的小嘉年华，也颇心满意足，因为那是自己工作努力的报酬。

“你对车子也有研究？”“一点点。”裴星谦道。随即想起唐少威过去习惯开跑车，不论是银灰的莲花或是红色保时捷九一一，甚至有一辆敞篷的BMW，开在台湾的空气污染中，有点好笑，却展现无比的财大气粗。

“怎么没再开跑车了？”说完才想到失言，随即补充道：“我想你应该喜欢开跑车。”唐少威深深看了她一眼，她并不像自己所认为的忘记从前的事，不过，既然她不想深究，自己也不要去看破。

“人老了，跑车虽然拉风，开起来可是累了一把老骨头，车子只是代步工具，舒适最重要。”“才几岁就说老，也不怕羞。”裴星取笑道，唐少威不过三十三。

“我倒觉得自己已经历尽沧桑，很希望安定下来。”裴星再一次惊异地看着唐少威，他真的变了好多，从前轻佻冲动的个性今日已不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沉稳锐利。这几年，他真的历练许多，比起从前，他有更令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。

裴星刻意忽略唐少威“想定下来”这样的话，她不想也不敢去深究这话背后的含意。听绵绵说唐少威这几年全力在事业上冲刺，从未听过他传什么绯闻，这也是绵绵父亲敢放心让两人相亲的原因，还记得绵绵说：“我爹地把他形容得像清教徒似的。”想到这里，裴星不觉轻轻笑了起来，唐少威过着清教徒的生活？真是不可思议。“你笑什么？”唐少威感兴趣的闲着。

“时间对人的改变可真大。”她有些感慨地。

“有些却不变。”“譬如？”“人与人之间恒常的牵念。”裴星笑道：“你也开始相信感情这回事。”她还以为唐少威这辈子与真情绝缘了。

“时间会证明很多事的。”唐少威正色说道。

裴星不想气氛越来越严肃，遂转移了话题，两人轻松的谈着这几年来生活点滴。唐少威在国外的奋斗令裴星心疼，他过得充实却艰苦，而裴星则娓娓叙述这几年工作上的甘苦，在讲到与大学死党开店的事，尤其双眼发亮。唐少威喜欢看这样的裴星，以前觉得她美则美矣，却少了对生命的热情，如今，她浑身上下散发耀眼的生命力，更加迷人了。

他们两人在鹅銮鼻灯塔迎接早晨第一道曙光，彼此都享受这种全新的感觉。接着裴星带着唐少威漫步垦丁国家公园，为他解说许多奇妙的天然景观，整个早晨快意而适然。

今天两人恰巧都是一身雪白的运动衫，走在阳光下分外耀眼，连路上

的行人都不免驻足，欣赏这一对璧人，反倒是两人早已习惯成为众人的焦点，行进游憩之间，从容自得。

站在观海楼顶，裴星拿着手帕轻拭唐少威微微冒汗的额头，她的动作自然的仿佛两人间没有数年的隔阂，裴星想，唐少威应该早就知道她是柳月了，不过她也不在乎，她不想再续前缘，也不排斥他现在强行进入她的生活，生命若永远停留在这静谧的瞬间，这一生也觉得满足。

唐少威仿佛能与她心意相通似的，轻轻拥她入怀，两人陶醉在南台湾清爽的海。

这一晚，他们来到垦丁热闹的露天 PUB。

“这里已不像过去那么单纯了。”裴星缅怀地说。垦丁这几年开发到极致，连麦当劳都出现了。

“不过坐在这里享受微风徐来，也是一大享受。”“这倒是。”现在不是旺季，客人三三两两，倒也有些许的冷清。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聊后，有段长长的静谧。

唐少威拿出菸，递了一根给裴星，这是个极自然的动作，从前常有。

“我不抽菸。”裴星摇摇头。

唐少威的手停了一下，他记得裴星以前菸瘾很大，顺口说道：“戒掉了？”“我不抽菸。”她不理睬他的问句。其实她当年怀孕为了胎儿好，就不抽了。

“那你介意我抽吗？”“菸还是少抽点好。”唐少威收起菸，喝着面前的 pulque。

“难不成你也戒烈酒？”裴星面前是淡淡的“新加坡司令”。

“烟酒对女人都不好，因为女人有孕育小孩的伟大任务。”裴星不在乎唐少威知道小孩的事，反正她自己也是常常忽略。

唐少威心神一震，裴星话中有话，难不成当初她把小孩留下来？想到这儿，他不禁狂喜，不过看着裴星淡漠的态度，他的心又凉了一半。总有一天他要裴星自己承认，但是得快一点，他的耐心有限，于是他决定要催催。

“六年前，是我最失意的时候，当时，我用尽每一分心血在找一个女人，可是，所有的征信社都没办法找出她的下落，她就像空气一样消失了，那一年我活得像鬼。”裴星脸色微白，唐少威在找她吗？她用着颤抖的语调问：“你找谁？”“柳月。”“为什么？为了你男性的尊严吗？”“不是。”他诚实地剖白自己。“我有一段荒唐的过往，那时父亲不重视我，我也乘机逃避责任，夜夜醉倒温柔乡，所以不讳言，我有许多女人。”这是裴星早就知道的事实，但内心仍不是滋味，遂转身面向街道。这时，她感觉到背后而来的压力，唐少威将她揽进他的怀抱。

裴星一震，这种温暖的感觉好熟悉，也很陌生……就让她率性一次吧！此刻，她不想离开他的怀抱。

“柳月离开我的这几年，我发现一个事实。”“什么？”“除了她，没有第二个女人使我动心。”裴星冷笑道：“难道你试验过，不然，怎知道再不动心？”唐少威扳过裴星的身子，要她面对他。“是的我真的试验过，虽然知道自己只要她，可是仍不甘心的想证明看看。”“所以找别的女人上床？”唐少威觉得奇怪，裴星如何知道这件事的？看着唐少威一脸疑惑的表情，她不禁怒从中来，冷声说道：“你晓不晓得感情禁不起试验？”裴星相当气愤，唐少威的感情观居然这么幼稚。

“没有经过试验的爱情，又怎么千锤百炼？”唐少威一向这么认为。

“你错了！勉强去试验爱情只会千疮百孔，爱情可经营得来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互相试验。”唐少威细细咀嚼裴星的话，裴星又说：“你以为爱就是互相比较之下，选一个最好的吗？”唐少威不置可否，也许这样可以少一点后悔。

裴星神情专注地看着远方。“我只相信爱情来时，双方会同时感到悸动，不需要靠第三者来测验，否则，”她回眸看向唐少威。“就是有人缺乏信心，不信任自己的感情，也不信任对方的感情。”“你曾经爱过吗？”唐少威想知道答案，他难以接受他的女人不受他。

裴星漆亮的眸光定定锁住唐少威。“是的，我曾经爱过，当初以为对方不认真，所以我不原谅他。现在想来，也许他如你的想法一样，只在试验爱情，不过，我还是不会原谅他。”唐少威眼睛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，声音里有显而易见的苦涩。“为什么？”“我的爱情是绝对的纯粹，容不下一点杂质，如果爱我，就全心爱我，不可怀疑，不然我一点都不要。”唐少威冷笑。

“你的要求太严苛了，不知有谁能达到你的目标。”裴星嘴角也含笑，说出来的话却森冷无比。“所以我谁都不要。”接下来的气氛冻结在不悦的言语中，凉风吹来，引得人一阵瑟缩，裴星赌气地站起身，准备走回饭店。

唐少威开着车追上来。“上车，路太黑了。”“少管我，你自己走。”说着，又往前面走去。

唐少威一言不发，把车停在路边，陪着她向前走去。离开闹区的公路上一片漆黑，星星洒了满天。裴星抬眼望天空，垦丁的星星真好，成片成片的，一点也不孤独，哪像台北，偶尔才见落单的寒星。

像是感觉到她的瑟缩，唐少威紧握住她的手，裴星挣扎了一下，不见松脱，抬眼望见他坚定的表情，也就任由他握着，谁也没开口说话，心意却在彼此间流动，裴星觉得，她又要陷落了。

终于走到饭店，两人不约而同轻叹一声，这路程未免太短。唐少威送裴星到房间门口，紧握的手仍不肯放开，在炽热的眼光流转中，他像是下定决心似的亲吻裴星的额头，而后轻声说道：“晚安。”“晚安。”裴星机械性的回答。

唐少威没再说什么，开步离去。

裴星有说不出的失望，她很想留他，可是没有勇气，因此只能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

唐少威何尝不想留下来，但他要裴星知道，这一次他要全部的她，整个人，整颗心，而且不容有一点怀疑。

第十章

从垦丁回来后，裴星一直陷于恍恍惚惚的情绪中，唐少威的情意浓可见，几天来有礼且温暖的陪伴使她觉得很满足，和以前相处的时间加起来，也没有这次谈得多。他们聊小时候、聊家庭、聊学生时代，甚至聊理想与未来，第一次知道她与他能如此投契，这种感觉有点幸福，又有点不踏实，所

以，她现在仍有点恍惚。

星期天，姜丰御带着小虎来找裴星，他要带小虎去儿童乐园，问裴星要不要参加。这实在是姜丰御一贯的伎俩，每次都“挟小虎以令母亲”，让裴星深深因自己的“怠忽职守”而愧疚不已。

折腾了一天，裴星与姜丰御才将小虎送回阿姨家，小虎早因为一天的玩乐而沉沉睡去，想着小虎的笑颜，她的脑海里浮起另一张脸孔，他最近也是用着同样的笑容对着自己，实在令人迷惑，也令人心动。

“裴裴，到了。”姜丰御轻唤裴星。她的住所位于巷子的深处，车子进不去。

“你也累了，先回去吧。”姜丰御下了车，为裴星开车门。“不差这点时间，我送你到门口。”裴星没再拒绝，丰御就是这样，不论何时都是这么细心体贴。走在路灯下，两人的影子拉得极长。

姜丰御一阵心动，他多希望能与裴星就这样走一辈子。“裴裴，嫁给我吧！？这已经是我第一百四十二次求婚。”裴星笑看丰御，自从生完小虎，回学校念书后，几乎每半个月就可以听到丰御的求婚，原来有这么多次了。

“丰御，很抱歉，我仍然要第一百四十二次拒绝你的求婚。”仿佛是必然的结果，丰御虽然失望，却不生气。“我实在好奇，为什么你不接受我，现在的我足以给你一座无坚不摧的堡垒。”裴星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。“以前相信爱情时，总以为跟你之间不像恋爱，而后不相信爱情了，我又不愿意耽误你，因为你值得一个更好的人来爱你。”“可是我只要你。”丰御抓着裴星的手，热切地说。

“可是我不爱你。”裴星说出事实。

“你爱小虎的父亲？”他苦涩地问道。

“也许，但是我也不需要他。”“那我还安慰点，至少知道自己不是一无是处。”走到公寓门口，裴星笑着拍拍丰御的肩。“少来了，姜大银行家说自己一无是处，我第一个不相信。”丰御苦笑。“你都这样安慰求婚失败者吗？”裴星正色道：“只有你这么努力向我求婚，这辈子我绝不敢忘记，等我老了以后，我会告诉小虎的女儿，她的奶奶年轻时曾经被人求婚高达第一百四十二次，没有几个女人有这种殊荣的。”丰御也调皮地说：“你放心，绝对不只第一百四十二次，我会继续加油的。”“丰御……”裴星真拿他没办法。

“别说了，我先走了，早点休息。”不等裴星答话，他便挥手，走出巷子。

裴星望着他的背影良久，心里知道这辈子是无法回报他的深情了。

“别看了，人已经走远了。”裴星吓了一跳，急忙寻找声音的来源，随即看到一个男人由暗处走来。

“唐少威，你吓到我了。”“你做什么事心虚了，不然我怎么吓得到你。”唐少威脸色不好，他等了裴星一个晚上，结果看到她跟另一个男人谈笑风生的归来，怎不令他气结？“笑话，我为什么心虚？明明强词夺理，无聊。”说着，顺手打开了门，不打算理会那个疯子。

“以后不准你跟姜丰御在一起。”唐少威却早一步握住了门，进套房后顺手带上。

“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？”随即，裴星便领悟到了。“你调查过我们？”一阵冷笑登时划过裴星的唇边。“唐少威，原来我那么重要，值得你花费心思调查，真是受宠若惊。”唐少威愤然抓着裴星的手。这辈子没有比她更重要的事，难道她不明白吗？“你的心到底用什么做的，铁吗？为什么这么残

忍？你知不知道我的感受？等了你一个晚上却看到你跟着别的男人一起回来。”“笑话！看你的口气像什么？要不是了解你，我还真以为你在吃醋。”裴星甩开唐少威的手，站到一个离他最远的角落。

“裴星，你到底是不懂还是装糊涂？我已经再一次拜倒在你裙下，难道你看不出来？”唐少威讥诮地说。

裴星深深震撼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“不，我一个字都不相信。”她受骗过一次，再也不会有第二次。

他突然将她搂进怀里，火热而湿濡的唇如雨点般洒落在她脸上、唇边，她的抗议与挣扎，在他需索的热吻与坚硬的身躯下，完全起不了作用。裴星悲惨的发现，即使时间经过这么久，她还是要他，这辈子只能爱他一个人。

唐少威的手滑下裴星浑圆的胸部与纤细的腰肢，在梦里出现无数次的情影如今真实的在怀中，让他感动得想向上天磕头，天知道他有多爱她。六年前他只能手足无措的接受她飘然离去的事实，如今说什么他都不再放手。

“我要你，柳月。”裴星像被兜头泼盆冷水，用尽全身力量的推开唐少威，不能克制的眼泪一拥而上，她用力地嘶喊。“我不是随便的女人，这辈子再也不是了。”说完，她飞也似的冲下楼梯。

唐少威愣了一下，急忙追了出去，刚好赶得及在巷口目送着裴星车子的烟尘离去。

唐少威神情颓唐地出现在“回家”。在任舒云到达前，他已喝了不少酒。

“少威，别喝了。”“我要找裴星，她在哪？”唐少威热切地看着舒云。他已经好几天找不到裴星了，打电话去公司，她同事说她请了一个礼拜假，家里也没人，她难道又想消失一次？“她整个礼拜都在阿姨家。”舒云也不怕告诉唐少威。

唐少威抬眼望着舒云。“我要她，她为什么不相信？”“你要她？那你爱她吗？”舒云仍旧一派温柔，语气淡然，裴星是她的好友，虽说大伙儿都乐见有情人终于眷属，但绝对不能让裴裴有一点委屈，她的人生已有太多不幸了。

“这有差异吗？我当然爱她，这些年我再也没碰过别的女人，因为我的心里只有她。”“那就告诉裴裴，跟我说没用。”“我怕她再一次践踏我的真情。”唐少威真正害怕的就是这一点。

“你们都怕对方辜负自己，但是总要有人提出勇气先说，不然谁晓得你们要摆荡到民国哪一年？”裴裴也真固执，明明还爱对方，却不肯承认，行为表现得像鸵鸟似的。

“不知怎的，平常我们可以相处融洽，但只要一谈起感情，裴星就像惊弓鸟。”唐少威提出他的困惑，憔悴的他已有几天不曾安眠。

舒云暗暗决定一件事，唐少威有义务知道裴裴的心结。

“林宛清这个名字你有印象吗？”“什么！”唐少威当然知道，这件事他愧疚了好几年。

“原来你也没那么无情。”舒云啧啧称奇。

“有一次无意间听到办公室女人聊天，我才知道她死了，之前我老爸的秘书解决所有的事，我一直被蒙在鼓里。”“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？”舒云觉得还是要先了解唐少威的为人，不要帮倒忙才是。

唐少威追忆往事，脸上显而易见的是歉疚的表情。“年轻的我很荒唐，

女朋友很多，我的态度一直很游戏，总觉得你情我愿，互不相欠，所以当初只觉得宛清死很可惜。可是这几年越觉得自己不可原谅，虽然不是我害死她，她却也是间接为我而死，所以我一直觉得很愧疚。一直到裴星离开我，我才彻底检讨自己的感情观，原来每一份感情都要好好地珍惜，不然报应很快会降临的。”唐少威苦笑，随即觉得奇怪，舒云为什么知道这事？“你也认识宛清？”舒云摇摇头。“我不认识，不过她是裴裴的好姊妹。”唐少威非常震惊。“真的？！”“宛清是裴裴的学姐，情同手足，宛清的死讯给她很大的打击。”“那么，裴星也知道我是那个负心汉喽？”唐少威涩涩地说。

舒云看到他那么难过，心里一阵不忍，但事实又不能不让他知道。

“她对你的素行不良很戒备的，可是她曾经爱过你，以为可以改变你，后来为什么离开你，她并不说，可是我相信，肯定是你不对，你也许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，让她对你从此丧失信心。”唐少威想了一下，好象有件事朦胧地在脑海浮现，但一时间也不甚清楚，不过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让裴星重新信任他。

“你告诉我她的地址好吗？我现在就去找她。”舒云意外地摇摇头。阿姨家还有小虎，既然裴裴还没打算说，她就不能鸡婆，不过，她倒想起了一件事。

“后天是宛清的忌日，我告诉你地点。”舒云转身想拿纸笔。

“这我知道。”唐少威叫住她。

舒云惊讶不已。“你知道？”“这几年只要回国，我就会抽空去祭拜她。”唐少威说出原因，要是碰巧遇到裴星，说不定两人不会分隔这么久，不过也好，经过多年的沉淀，他已不像年少血气方刚，也许反而是好事。

“后天我会去等她。”唐少威下定决心，他要重新赢回裴星的信任。

裴星走进灵骨塔，凄清的气氛令她难过。宛清姐转眼间已走了七个年头，看着她的遗照，仍有往日明丽的笑容，怎不让人唏嘘。

在牌位前，她意外看到一束馨香，有人来过？是丰御吗？蓦然地，有一股力量迫使她转身，在远处，她看到唐少威的身影，正向她走来。

裴星没有理他，回身虔诚地捻香祭拜，唐少威在一旁不发一语。

“宛清，我来看你了，那个男人也来了，不知你怨恨他否？”裴星突然福至心灵，了解了宛清的想法。她为了和心爱的男人在一起，宁愿扼杀小生命换取与爱人继续交往的权利，可见她是多爱他呀，最后手术失败死亡，是没有人愿意的结果，想必宛清是不恨唐少威的，只是世间的遗憾，往往令人扼腕。

唐少威并不知道宛清怀孕堕胎的事，把一切怪罪于他也许不太公平。

祭拜完，裴星留恋地看着宛清的照片，年轻早夭的生命再次使她叹息。

“我告诉你一个故事。”裴星凝望唐少威，后者亦以深切的眼神看她。

“宛清是我五专的学姐，当时初上台北，人生地不熟，幸亏有她照应，我与她同寝室二年，感情像姊妹一样。她毕业后，在一家大公司当业务顾问秘书，如痴如狂地爱上一个男人，可是对方是个游戏人间的花花公子，当她知道对方的女朋友不只她一人时，爱意深种的她，已无法收回自己的感情。”唐少威眉头紧皱，裴星并不看他，径自望着远方，似乎是自言自语。“宛清后来怀孕了，她清楚一旦让男人知道，两人就必须结束了，她不愿离开他，所以选择堕胎，当时她未婚，又不敢让爸妈知道，便独自跑去找个黑牌医生，

却因为感染，死在手术台上。”一想到过去与宛清的点点滴滴，裴星的眼泪就不受控制的泛流。

“后来，居然让我巧合的认识这个男人，虽然我对他并没有强烈的报复心，但在潜意识里，我却不信任他的感情。在一起的那段日子中，我学着他的方式对他，极尽挑逗之能事的诱惑对方，可惜我忘了高超的演技是要全心的投入。惊觉时，我已爱上他。”唐少威握紧拳头，心里一阵激荡，原来裴星是爱他的！

可是，为什么她狠心地一走了之，而且消失得干干净净？“你爱他，你又离开他，这是什么逻辑？”裴星笑得落寞。“没错，我爱他，即使知道他是个花花公子，仍冀望他愿意为我专心。不过我也不信任他，所以不安，那段日子患得患失。”唐少威很想抱紧裴星，抹去她的不安，告诉她这辈子再也没有别的女人会进驻他的心中。不过，他没有打断裴星的叙述，只是安静地听着。

“后来，我母亲去世，当我疲惫地出香港回来时，只想找他安慰我，可是一回家，却看到他跟别的女人在床上。”裴星声泪俱下，凄厉地喊了出来。

唐少威倏地牢牢搂住裴星，当初自己愚蠢的行为居然造成两人的分手，一别六年，居然只为这样的原因，老天给了他一个惩罚，目的是教导他，别拿感情开玩笑，爱情岂可做试验。

“不要碰我，这算哪门子的爱，你还敢说我爱你，鬼才相信。”裴星用力捶打唐少威，压抑多年的怒气仿佛找到宣泄的出口。唐少威忍受着裴星的拳头，心疼地看着她满脸泪水，始终没放开自己紧拥着她的双手。这辈子再也不放开。

一会儿裴星累了，不再费力的想脱离唐少威的怀抱，这个胸膛是她夜夜梦回的栖息地呵，可是想到这么多年的委屈，仍忍不住的抽泣起来。“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。”“过去是我荒唐，是我不对，你还愿不愿意相信我？”裴星将信将疑，她没有勇气呵！

唐少威觉得心痛，他缓缓伸进口袋，拿出珍藏六年的宝贝，递给裴星。

裴星只见一个蓝丝绒盒子，表面的质地多处磨损，可见有一段历史了，她觉得疑惑，会是什么？“打开它。”唐少威柔声说道。

像是有魔力般，裴星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，一枚晶莹剔透的钻石戒指在眼前呈现。好完美的切割，虽然不大，却耀眼得令人屏住呼吸。

唐少威眼睛紧紧盯着裴星，落寞地说：“式样也许不是时下最流行的，因为我是在六年前买下它，准备向心爱的女人求婚，可是，在我想求婚的那天，她却彻底的失踪，消失在我的生命里。”裴星用力摀住口，才没呼喊出声，可是豆大的泪珠却滚滚而下。老天怎样狠狠地捉弄他们啊！

唐少威望着泪眼纵横的裴星，心一次又一次的痛拧，他接过戒指，拉起裴星的手，郑重说道：“虽然迟了六年，你还愿意嫁给我吗？”裴星只是望着唐少威，拚命地流泪。

唐少威非常着急，脸上的笑容相当没把握。“我爱你，请你给我证明的机会，这辈子除了你，再也不会会有别人。”他爱她！裴星放心地笑了。“除了你，我也不要别人。”唐少威一颗心悬在喉咙，因为这样一句话而放下，他颠狂地抱着裴星旋转，两人都陷入苦尽甘来的悲喜情绪中。

好一会儿后，唐少威终于愿意放下裴星，但双手仍占有性地搂住她的纤腰。他在宛清的牌位前，庄严的将戒指套入裴星青葱般的指头。

“宛清，再多的忏悔也难辞其咎，现在我向你宣示，过去荒唐的我已经死了，从今以后，我会一生一世守着裴星，愿你作我们的见证。”裴星眷恋地看着唐少威，知道今后再不孤独，她满足地轻声呢喃。“天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啊！”

尾声

裴星把唐少威带到阿姨家。她欠他一个儿子，现在该让他知道了。

阿姨兴高采烈地看着唐少威，越看越满意，不消说，她也知道面前意气勃发的男人是小虎的父亲，只有父子才有那么相像的轮廓。

“小虎出来，妈咪来了。”阿姨扬声叫道。

唐少威一阵紧张，他看着裴星，裴星回他一个甜甜的笑，继而恶作剧地调侃道：“保证是你的。”唐少威佯怒瞪她，紧紧握住她的纤腰以示惩罚。他当然知道小虎是自己的，只是有点情怯，毕竟他们之间有长长六年的鸿沟。

“妈咪……”稚嫩的童声传来。

唐少威不敢相信他的眼睛，他满心激荡，小男孩脸庞不掩的秀美清清楚楚就是裴星的翻版，也就是当初他在小公园所看过的小男孩。

“你是小虎！”唐少威脱口唤出他的小名，惊讶自己不曾忘记。

裴星不解，唐少威居然认识他的儿子？“叔叔，你怎么来我家？”唐少威一阵苦笑，他对着裴星说：“我曾见过他一面，在小公园，原来……”裴星一阵惆怅，感叹命运的安排真是巧妙，她唤着儿子。“小虎来。”小男孩怯生生地走近母亲，一双骨碌碌的眼睛好奇地瞪着唐少威。

裴星轻轻抚着小虎的脸颊，真的已经过了六年？“妈咪最差劲了，现在才找到爸爸给你，这个好不好？”“裴裴！”唐少威和阿姨一起抗议她叫了起来。

裴星调皮地伸伸舌头，只有小虎最高兴了。“我也有爸爸？！哇塞！太棒了。

以后我也有爸爸牵着手去幼儿园了。”“小虎，丢不丢脸，马上要读一年级了，还想着幼儿园。”裴星刮刮小虎的苹果脸。

唐少威立刻高高地将小虎抱起，快乐地说：“管他是幼儿园还是小学，以后爸爸每天都牵着你去上学。”“万岁。”看着他们父子高兴的样子，裴星眼眶微红，她还以为此生无缘享受天伦之乐，人生至此，夫复何求！

把客厅留给初相认的父子，阿姨拉着裴星进房，细细追问事情的前因后果。阿姨又是拭泪又是含笑的，裴裴这丫头总算有个好男人照顾，她心里那颗大石头终于可以放下了。

“姊姊、姊夫在天之灵，一定很安慰。”裴星深深地相信，爸爸、妈妈在冥冥中必然含笑为她祝福。

全书完

